

目 录

序	濮存昕
我的梦想(自序)	黎家明

第一部：妈妈，我要活下去

那个放纵的夜晚	(5)
鬼门关里的生活	(9)
妈妈，我要活下去	(15)
求医问药路	(18)
网络是我通向世界的桥梁	(23)
我找到了工作	(28)
学会生活	(31)
对不起，我不能爱你	(35)
我们都是没有爱情的人	(39)
求生万岁	(44)
害怕陌生人	(50)
你是否尝试让闹钟慢下来？	(60)
我的圣诞礼物叫坚强	(65)
再见，我的 2001	(70)
活着真好	(76)

保卫母亲	(85)
------------	------

第二部：谢谢你给我的爱

下辈子嫁给我,姐姐	(97)
两个好医生	(103)
和女患者 YG 的通信	(108)
一个母亲的四封来信	(116)
家明,我们和你在一起	(124)
我的三种朋友	(130)
一个远方的朋友	(135)
曹教授	(138)

第三部：他们

女孩小琪	(149)
同性恋小凯	(154)
给三口之家的祝福	(164)
小李的故事	(170)
南非斗士恩科西	(176)

第四部：我说

流星心愿	(184)
我看天津“扎针事件”	(190)
我看“艾滋病病人小路”	(194)
药是用来治病的还是用来卖钱的?	(198)

真假,文字,炒做及其他	(205)
最后的宣战	(211)

附 录:

我们携手就能做到	黎家明(220)
我们为什么发表《最后宣战》	WILL(226)
悬崖边的勇士	飞乐(229)
时牧言给黎家明的一封信	时牧言(232)
黎家明回复时牧言的一封信	黎家明(234)
预防艾滋病宣传员濮存昕致信黎家明 ...	北京青年报(236)
黎家明给濮存昕大哥的回信	黎家明(239)
一个艾滋病感染者的最后宣战	北京青年报(241)
黎家明,中国最神秘的艾滋病病人	南方周末(246)
艾滋病防治相关知识 50 问	(256)
全国各省市艾滋病专业诊疗、咨询机构	(290)
历年世界预防艾滋病日主题	(293)
世界 HIV 大事记	(297)
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活动大事纪	(300)
后记	黎家明(302)

序

濮存昕

我和黎家明一样，也有一个梦想，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使全社会的人都知道艾滋病是怎么回事儿，懂得艾滋病的预防知识，同时在全社会范围内消除对艾滋病患者不应有的精神压力和不公正的歧视现象。让他们同其它疾病的患者一样，不必隐姓埋名，抬起头，堂堂正正地生活、工作，并接受良好的治疗。让我们的健康人群与艾滋病患者一同携起手，像长城一般地遏制住艾滋病在我国的蔓延，让我们的国家在二十一世纪更加繁荣富强。

这是梦想，也是信念。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我们全社会对艾滋病的知晓率和对预防艾滋病知识的认识程度还很低。所以，虽然我知道阅读的选择和文化的交流应该是平等自由的，但我还是很希望更多的读者选择这本书来阅读。我以为黎家明在人生道路上遭遇的不幸是十分典型的，他对生死的大彻大悟是生动的，他对自己的批评精神是勇敢的，由此显现出他的真诚是值得所有人尊重的。他这本书中的文字有如歌唱，是动人的，有很强的阅读感。我相信读了他的书的朋友一定能看到一个独特的，很不一般的现代人的生存样式。从而感悟到一些更广泛的人生真谛。

我也相信,预防艾滋病宣传员不只是我一个人,所有接受并谈论传播预防艾滋病知识的朋友们,包括新闻媒体的记者朋友们都是宣传员。黎家明在书中写到的诸多真挚感人的梦想一定会成为现实,那将是一个多么美好灿烂的明天啊!

预防艾滋病宣传员 汪秉衡
2003年5月8日凌晨

我的梦想

(自序)

黎家明

我将以下文字献给我正在苦难中的母亲，献给所有给我真诚关注的朋友，献给现在还和我一起与命运艰苦搏斗的朋友！

今天，当你看见《最后的宣战》的时候，我庆幸我还活着，在这个我无比眷恋、无比热爱世界。我也许看不见明天的太阳，可是我知道今天的太阳正向这个美丽世界所有的角落无私地拨撒着灿烂而温暖的阳光。我很高兴不再孤单，因为我还有我的梦想，陪伴我曾经灼烤于残焰中的灵魂迎风飞扬，在结束漫漫长夜的禁锢后欢畅黎明……

黎明来了，我的心要回家了。

我为什么在最后的日子里勇敢地拿起笔，记录下我们最后的情感生活？我想让看见我的文字的人，能够真正了解艾滋病，尽可能少地重蹈覆辙；能够了解我们真实的生活状态，给像我一样的弱势人群更多的理解和鼓励。

如果有人可以在即将迷失自己的那一刻，因想到我这样一个人所经历的悲惨故事而放弃那些危险的游戏，远离艾滋病这个恶魔；如果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一些防治艾滋

病的知识，从我的心灵历程里感受到生命的宝贵和脆弱而珍惜生命；如果能用公开我一条命的悲哀，换回一个年轻、鲜活的生命，那我做的就是值得的。死亡只要有意义，或许会少一些遗憾和悲哀。既然我已经不能像我原先设想的那样实现我的人生理想，那么就希望我的文字能让更多的人避免这场灾难吧。

世界上可能还没有哪一种疾病的威力能比得上艾滋病，也没有哪一种疾病能引起全世界如此的关注和惊恐。战争、洪水和饥饿在它面前都自愧弗如；可怕的灾难和毁灭与它同义。面对肆虐的灾难，逼近的浩劫，人类为遏制悲剧的发生已经开始行动。

理解和包容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你们让我知道，没有什么妖魔鬼怪可以阻止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关爱，艾滋病魔也不能。这个世界依然美丽可爱，一定会越来越美好的！

唾弃和鄙视我的朋友们，请将你们诅咒我的力气留住，用在更值得你们关注、帮助的人们身上，或者我们可以一起诅咒所有的疾病。不要歧视和厌恶我们，我们已经用我们的生命做了代价，更何况我们中有很多人是无辜的，就是为了挽留生命的一次输血而感染的。也许我们感染的原因不同，但每个感染者都是拥有生存的权利，都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让我们能够少受疾病以外的心灵折磨，能够拥有普通病人的待遇，能够拥有一个体面的葬礼！

请平等和平静的面对我们，让我们成为朋友。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在艾滋病这个世纪魔鬼面前，你们和我们这些不幸的患者其实同在一条船上。歧视，只能意味着对科学的无知，只能意味着对弱者的冷漠。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皮澳特博士曾说过：如果耻辱和歧视问题得不到

解决,艾滋病也就得不到解决。

我从来没有对社会的仇视和敌意,我的仇恨已经全部射向了我身体里的病魔。目前正在我的身体里疯狂复制的病毒,无论它多么邪恶和诡秘,它必将葬身在我年轻的身体里,我的身体就是它们最后的坟墓!现在我是对它无能为力,但最终我是它们的终结者。

我呼吁和我一样的病友,在我们争取生存机会的过程中,切不要错误行事导致犯罪。我们切不要吞饮仇恨辛酸的苦酒,来麻木被歧视和耻辱的心灵!我们要坚信世间自有真情在,不因疾病导致我们对所有人的不信任——因为许多人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命运同我们的命运紧密相连,《最后的宣战》在榕树下网站 400 万次的点击率、无数真诚的祝福和鼓励就是明证。

《最后的宣战》不是死亡日记,我没有时间矫情,更不企求怜悯,这是求生的最后呐喊和对艾滋病魔最后的宣战!为我自己,为我们,也为更多还没真正知道这个魔鬼却随时可能加入我们的人!

我希望能鼓励同样面对疾病的我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既然没有退路,那就让我们一起勇敢面对命运的挑战,用各自不同的方式为病人争取更大、更好的生存空间,让世人知道艾滋病患者不是弱者,我们在生命的层面上,一样是的大写的人。

我要大声说:艾滋病是一个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不要和我一样!这不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是我本善良!

我坚信,苦难也许会因为感悟和感动而给我一份提前来的幸福和宁静。那就是,也许我可以在今生无悔,来生为自己在天国赢得一席之地——一个美丽新世界。泰戈尔

这样写到——明月说：“我的清辉洒向了人间，虽说我身上有些许污斑。”

我有一个梦想，2008年的时候，我可以和我的朋友一起去祖国的首都北京，参加北京夏季奥运会，为祖国健儿加油助威。

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我去医院，可以坦然的对医生说：我是 HIV 病毒携带者，请注意消毒，而医生和其他病人都能很平静、很友善。

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我们所有的病人都可以用得起最有效的抗病毒药品，不再为昂贵的医疗费用担惊受怕。

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我可以重回父母亲的怀抱，重新走进我的朋友和同事的身边，接受他们的关爱和支持，自己不再一个人孤独地数暗夜天上的星星。

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艾滋病魔终于被征服，所有的病人重新拥有健康的生命。我要拥抱所有帮助我的朋友，我们一起欢呼庆祝人类医学文明的伟大进步。

我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所有的病人都可以站在阳光下，不管是怎么样的原因感染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性取向，都能平等地享受生活和生命的美好。

那一天，我的梦想实现了。

那一天，就是人类成功防治艾滋病的节日。

那一天，就是我们重出生天的节日！

也许我看不见那一天，但我坚信，那一天必将来临。我已经看到希望，人们对自己生病的同胞给予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支持。

我看见红丝带在迎风飘扬，那是生命奔腾的欢笑，那是爱心光辉的歌唱。

以仁慈和宽容的态度,以科学和平等的信念,让我们携手面对我们共同的敌人——艾滋病魔!

人类最终一定能战胜艾滋病,只要我们携手——我们就能做到!

【妈妈，我要活下去】

第一部

最后的宣战



那个放纵的夜晚

我不得不从那个噩梦般的夜晚开始。

那是一个平常的星期二，没有风和雨。一项繁重的工作结束后，我和我的同事出去吃饭。我们都喝多了一点酒，庆祝工作顺利完成。烈酒在我们年轻健壮的身体里狂野地奔腾。

我的同事邪邪地对我笑道：“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我问道：“什么地方呀？”他说：“你先说你敢不敢吧？”我说：“谁怕谁，我有什么不敢的！”我已经意识到他说的地方意味着什么。其实，在我清醒的时候，每每路过那些美容院、洗头房、桑拿浴室、酒吧，我都是那么不屑一顾。我鄙视那些隔着玻璃窗诱惑的眼神和肢体。从大学毕业就一直一个人在外地工作，严格的家教、父母的警告和信任，一直让我远离那些场所。但年轻酒后的我，那一天，迷失了……

进门的时候，记得是很暗的灯光，带着某种不幸的暗示，我至今回想到那一刻，还有一种令自己窒息的恐惧和悔恨！因为那一脚，事实上我已经跨进了鬼门关！

我记得她看起来是很健康的。

我记得她是兴奋地引导着初次的我的身体。

她的主动和酒精让我疯狂，醒来以后甚至不记得她有没有给我安全套……



那一夜以后的大约两周后，我像是得了感冒，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很巧当时流行感冒就没有当回事儿。接下来身上和脸上又出现了红色的皮疹，晚上有低烧。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约一周半，我开始担心自己是否染上性病，于是上网查找有关资料。根据网上医院的方法，自己偷偷吃了一些抗生素，很快所有的症状全部消失，我也放心了。看见网上那些性病病人的图片，我又害怕又觉得恶心，暗暗下决心永远不去那些肮脏的地方了。在网上查找性病资料的时候，几乎每一个站点都有与艾滋病相关的资料，但我想都没有想到会得艾滋病，因为自己只有一次荒唐的高危行为。

为了彻底放心，我又去了正规医院做 RPR(梅毒) 和 HIV(艾滋病) 的检测，检测结果是阴性。

特别说明：

1. 感染艾滋病有一个窗口期，即在这段时间里，无法检测出来。

2. 我的情况是个案，只说明我自己的问题。目前，世界上和我国都对艾滋病的窗口期，有明确的规定，一般情况是 2~6 周。我不想那些过了窗口期，已经检测为阴性的朋友因为我的情况，引起毫无必要的恐慌。

看见 RPR(梅毒) 和 HIV(艾滋病) 的检测报告结果是阴性，我狠狠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到自己重回人间。不久，在网上看见一篇文章《百万富翁得艾滋病》(sohu.com)，说一个事业有成的年轻男子，与一个神秘的女孩由网恋开始，最后引发艾滋病的故事。我又起疑心，想对自己和别人负责，决定再次去检测。医生说要等三天再来取结果。

接下来的三天，我总共的睡眠时间加起来不超过 8 个



小时,诡异的噩梦让我害怕,噩梦开始有颜色了。过去我的梦即使再可怕,也是黑白的,这一次完全不同。在梦中,乍隐乍现的色彩的漩涡,都是那么的简单、轻易就可以将我消融于无形。我奋力抗拒着什么,看见自己像一个孤零零的没有重量的风筝,飘荡在墨黑的空中。血色的漩涡紧紧地将我网住,鲜艳的绿色的熔浆,鱼贯而入我的血脉中,狂欢劲舞。一道白光从远处穿射过来,对准我的胸膛。我回过头来,看见那白光洞穿过了我的身体……我开始怀疑是感染了HIV。我把我的怀疑告诉最好的朋友,朋友安慰我说:“不会的,哪有那么巧,就给你遇上了。”

去看结果时,医生含糊地说要复检,可能是梅毒,5天后才有结果。当时我就预感我完了,一定是了。

那一夜我根本无法入眠,悔恨、恐惧、绝望令我一次又一次从床上坐起来。我拼命揪自己的头发,将欲裂的头撞在墙上。没有疼痛,只有悔恨、恐惧、绝望交替侵蚀我的心……

第二天的晚上我实在无法再忍受了,悄悄来到医院,趁医生换班,我偷看了检测结果,发现在我的名字下,梅毒检测是阴性,而HIV有一道粗红色记号和一个红色问号。我知道了,我完了。熬到天亮我去了各个医院的门诊部,对医生谎称自己失眠,疯狂地收集安定,一共有80片,我想够了,足够我安安静静地离开了,我太累了。

决定命运的第五天来了。我被告知初筛检测为阳性,需要复检。以后的几天,忍无可忍的悔恨和恐惧,常常让我无法正常呼吸,我必须大口大口做深呼吸,才可以获得短暂的平静。一想到一个父母心中骄傲的乖儿子、朋友心中出色有才情的伙伴,突然就变成一个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就好像有一双无形的手紧紧扼住我的喉咙,我的心



就感到被狠狠地击打，全身的痉挛让我呕吐不止，几乎丧失的食欲又令身体每况愈下。但最可怕的是夜夜无穷无尽的噩梦折磨……

6天后结果出来了：确诊为 HIV 阳性。那一刻我被告知我是 HIV 的携带者，也就是说，我身上的毒无药可救！我必死无疑！

那天，距离大年三十只有 10 天。



鬼门关里的生活

我第一次拿到病毒载量和免疫细胞的结果，医生安慰说：“不要太紧张，你现在只是 HIV 的携带者，你还没有发展成病人，你还有几年的时间。”我走的时候，医生友善地要和我握手，我迟疑地拒绝了。他一把握住我的手说：“振作一点，小伙子！”说不出滋味的泪水夺眶而出。

霏霏冬雨，漫天飞舞。在雨中，我一点都不冷，机械、麻木地向前走着。周围没有声音，一点也没有，我什么也听不见。脑海里只有一句话：我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忽然，我就发现我是一个人，在一个漆黑的世界。这是我一生中最阴暗、最痛苦的一段日子。忙碌了一年的人们开始采办年货，讨论春节假期外出旅游的计划。我疯狂地在网上查找有关艾滋病治疗的资料，打电话给医生。收集的 80 片安定一直就在我的枕头底下，像魔鬼一样诱惑着我。这个春节，我过得去吗？

我找到了那个让我后悔一生的地方，依然顾客盈门，生意火红。我按捺着心中的悲切和仇恨，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打听那个黑黑的年轻女子，小姐们告诉我她早已经走了。她们放肆地嬉笑，刺耳极了。年轻的姑娘们，你们是在万丈深渊边上，罪恶和死亡每时每刻都在青睐你们！出了门，回头看看在夜色下店头上妖艳的霓虹闪烁着诱惑的媚眼，那是



魔鬼的眼睛，那是巫婆手中艳丽的毒苹果！真想一把火将这肮脏、丑陋的害人地方烧个干净！

病魔开始发威了，它首先扭曲的是我的心灵。我变得害怕和厌恶年轻的女孩子，与她们说话令我心悸。我开始出现幻听、幻视。不停歇的悔恨，如影随形。刺心的肌肉跳疼不时提醒我：那个恶魔开始享受它的大餐了。憎恨，对自己强烈的憎恨，不断激起自我毁灭的冲动。痛不欲生的时候，我疯子一样捶打自己的脑袋，成片地揪下自己的头发，肉体的痛苦似乎是我缓解心理压力的唯一途径。

有一天晚上，我漫无目的像孤魂野鬼一样在街上走。周围的一切，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过马路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在意过往行驶的车辆。其实，被车撞死倒也落得干净。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和一连串愤怒的叫骂声惊醒了我，我睨视离我只有一臂距离的车头。当我抬头看那个司机的时候，他突然停止叫骂，摇上车窗，匆匆驾车离去。我想那时我绝望的渴望死亡的眼神吓住了他，他一定认为我是一个疯子……

我不能看电视和报纸，不敢和父母、朋友多讲话，我害怕无法控制自己而突然哭出来，说出来。我将自己关在屋子里，听任泪水冲刷心灵的痛苦。我整理自己的衣物，将平时自己最喜欢的 CD、VCD 和工艺品送给朋友。夜深的时候，我开始销毁我的一切东西。我用剪刀慢慢将我的照片、我的日记、我的内衣和毛衣，一刀一刀地剪成碎片。剪刀清脆的声音给我带来了片刻的清凉和安宁。悲哀的我如同行尸走肉，一觉醒来，有时真分不清这一切是一场噩梦还是真实的现实。

我开始准备我的后事，收集各类保险资料，设计最后的离开方案，一个可以让父母受到最小程度打击的方案，一



个可以保护他们一生清誉的方案。

邻家 10 岁的小女孩,平时最喜欢和我玩。有时,我在电脑上工作,她会安静地在边上看,好奇和天真的眼神让我感动。

记得她曾经很神秘地对我耳语:“我很崇拜你,大哥哥!”

我忍俊不禁问她:“小丫头,你知道什么叫崇拜吗?”

她说:“就是喜欢加上佩服。”现在的孩子越来越早熟,他们的生活条件比我小时候好得太多,但其实,他们很孤独,我比她大十几岁,在这个楼上我竟然是她最要好的大朋友。我不知道这些在孤独中长大的孩子,将来是否可以在他们独立自由生活的时候抵制诱惑,走好生活的每一步。我奇怪自己一个要死的人,还替一个只有 10 岁的孩子的未来瞎操心。

“大哥哥,我放假了。”她在我身后说,我赶紧将我正在查找的有关艾滋病资料的窗口关掉。

“哦!是吗?”我回过身来。

“你在干吗?”

“查资料。”

“你好像变了。”孩子的心是清明的。

“我哪里变了?”我有点担心是不是自己的举止让周围的人发现了什么。

“你说呀!”我催她。

“我不知道……”她想了半天。“反正和过去不一样了!”

“是不是你现在不喜欢我来找你玩了?”

“不是的,我最近很忙。”

“我爸爸也是,一天到晚就会说很忙。”

“大哥哥,你说话少了,也不笑了。我都有点怕你了。”



过去我和她很亲密，我常常带她出去，一起去超市，一起买冰激凌。我惊讶一个 10 岁小女孩的观察和感觉，努力给她一个自然的笑容。

“你看，我不是笑了吗？”

“我喜欢看见你笑。”一句话让我几乎控制不了自己的眼泪。

真想像过去一样抱抱她，亲亲她，但我克制了自己。我不怕失态，我害怕自己将病毒传染给她！尽管，我知道那样的拥抱是绝对安全的，但面对这样一个稚嫩而充满灵性的可爱的小生命，我只有最小心地保护她。

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这种疾病的可怕！不可治愈、100% 的死亡率让人绝望，但最可怕的是：你无法向你周围的人坦白你的病情，甚至你的亲人和朋友。活生生的例子，我看见过。几乎在一瞬间，你就会失去你的全部：工作、朋友、亲人、家庭。人们避你不及，你更加孤立无援。

说实话，我羡慕像陆幼青一样的癌症病人，他们至少可以向周围的人说出他们的病！不用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像我这样躲在阴冷的角落里，舔舐除了疾病以外的心灵孤独！在精神上远离了爱情、友情和亲情！

如果有一天，我的手破了，我去医院包扎，我可以坦然地对医生说：我是 HIV 携带者，请注意消毒。而医生和其他病人都能很平静。如果有一天，我去理发，我对理发师说：我是 HIV 携带者，请注意消毒。而理发师和其他客人都能很平静。那一天，就是我的节日！那一天，就是人类成功防治艾滋病的节日。我很清楚，我可能看不见、等不到那一天。但我坚信，那一天必将来临。否则，那就是人类自己的悲哀。艾滋病魔还会猖狂下去。



妈妈,我要活下去

一半痛苦一半快乐的人生,我有理由拒绝痛苦,特别是在为数不多的日子里。坚强地顶住肉体的和精神的痛苦,给自己和病友希望,找寻属于自己的快乐,真的很累很累。那么,放弃留恋着的快乐,也就拒绝了痛苦,很简单。

我能做到不再留恋吗?选择退出和放弃,也是这么难。今天才知道选择死亡的人们在那一刻是怎样的绝望是怎样的无奈。因为我选择过:那一天晚上,当我看见鲜血从我的身体中慢慢流出来的时候,是平静和放松的,甚至有一种发泄仇恨的快感!那一刻,对于融入祖先的行列,我毫无恐惧,反而有一种踏风而行的晴朗和畅快……

就在我将要沉溺在这种眩晕的时候,我看到母亲忧伤的眼睛像最深沉的暗夜里的星星。就是母亲眼中怜惜和痛苦的眼泪,刺醒我即将麻木的心……我小心地将满地的鲜血擦洗干净,然后用消毒水一遍一遍地清洗,最后用电吹风将地板吹干。做完这一切,我生病以来第一次开心地笑了,因为刚才我杀死了许多 HIV 病毒,我似乎可以听见它们死前求饶的声音。就在刚才,我让死神失望了。

支撑我到现在的就是母亲的爱!我现在只有坚强,只有勇敢,只有积极,只有努力,才能活得长一点,那就意味着:母亲可以快乐得长一点,把我当作骄傲的时间长一点!



我不能尽孝道,至少也要让父母快乐、健康得时间长一点。从确诊至今,我从来都是一个人承受自己酿的苦酒,没有让父母知道。经历死亡的体验后,我明白了:既然这是命运的安排,既然一切都不可逆转,不能改变,就让我勇敢放弃过去美好的梦想,学会忘记,学会包容,学会镇定自若。那么,死亡来的时候,我不再后悔,我已经尽力了。死神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了,我也会有不再后悔的微笑!

我的心态开始转变了。

原先,我只是一味的恐惧、后悔和愧疚,觉得自己是最倒霉的人,愤怒于命运的不公平,那时的我就像一个不小心滑落悬崖的人,拼命地哭嚎着自己的委屈和不甘心。但当我真正落到谷底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了。金庸笔下的大英雄们多少次落入绝望的谷底,最后他们都获得了武林秘籍,练成绝世奇功,重返人间,成就一番伟业。我至少可以获得不同正常人的生命感受,尽管代价太大太大,但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人要是真的没有什么好怕的,就会很勇敢。今天我还活着,我没有理由不快乐,没有理由不想设法争取明天的快乐。既然 HIV 给我划定了一个生活范围,我希望在这个范围里好好活下去。在这个范围里,我可以更快乐、更优秀、更坚强!就像普通人一样,在某个工作单位,也许效益很不好,也不是大企业,但他在那里一样可以工作得很优秀和杰出。

如果因为我的文字,可以让一个人知道起码的艾滋病防治的事情,远离高危行为,那我的文字就是有价值的。能用公开我一条命的悲哀,换回一个年轻健康活泼的生命,那我做的就是有意义的。



我不藐视疾病和死亡，但不愿做它们的奴隶。慢慢的，我学会不再恐惧未来和生活，只想活得有意义。有一次，我到很远的地方去看医生，坐公交车要一个多小时，原本我已坐到位子，但是只坐了一站我就让给了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

老人感谢的目光，让我快乐，原本酸痛的身体也轻盈了许多。忽然我就意识到：我还可以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会让我快乐。

我是 HIV 携带者，我害怕别人知道，我渴望别人的理解和帮助，渴望真诚的心灵交流。将心比心，在这个范围里的其他病人也一定和我的感受一样！我不要一个人孤独地面对强大的敌人，不敢奢望和健康的人做长久的朋友，但在这个范围内，我一定要找到朋友，无论在治疗上还是在精神上，可以真诚相互帮助的生死兄弟，在我们之间传递帮助和被帮助的快乐！



求医问药路

求医问药是一件艰难的事。首先，这个领域的医生原先大都从事性病、皮肤病的治疗，有的原先是从事传染病治疗的。他们现在还是两边兼顾，所有的医生永远很忙，而我不可能当着其他病人的面询问 HIV 的治疗。

除了国际认可的 HARRT 疗法（“鸡尾酒”疗法）外，在中医中药的领域没有被国家认可的疗法和药品。在网上，有太多的相关药物的报道和宣传，但实际有疗效的太少太少。现在国际上比较认可的疗法是鸡尾酒疗法，费用大约是人民币 7000 元/月（不含住院费和检测费用）。美国近年的艾滋病发病率的降低和鸡尾酒疗法的疗效有关，鸡尾酒疗法可以降低病毒数量，但是不能全部消除。巨额的治疗费用、耐药性和毒副作用，令我们中的绝大多数的人望而却步。被称为“魔术师”的美国篮球巨星约翰逊以依然健壮、潇洒的神态在洛杉矶的赛场上出现，是因为他有钱。人有时很悲哀，有钱治疗疾病就可以活，没有钱你就只有选择死。

在我已经平静地接受自己被感染的事实以后，在西药巨额的治疗费面前，再次受到重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钱的重要！钱就是生命。

以前看到一个故事：一个樵夫不慎跌下山崖，情急之中他拉住半山腰上一棵悬崖边上的树枝。爬是无法爬回去了，下面是万丈深渊。他正不知所措的时候，有一个老僧路过，



给了他一个指点。老僧说：放手！

既然不能上，既然惟一活命的途径已经没有了，半空吊着等于等死，那就只有放手，往下跳了——不一定活，但也不一定死。只有用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放手一搏，哪怕还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就不一定死。即使是死，也是意料之中的。我开始了放手一搏的计划。不管是一次失足，还是第一百零一次，既然已经落入深渊，还怕什么呢？

我从大量的资料中首先选取自己认为真实可靠的药，尽可能找到服用过的人了解，了解不到的就自己试。我给每一种药的疗效观察时间为三个月。我知道很冒险，没有一种药是国家医药部门认可的，但我还有选择吗？不用冒险的、被认可有效的药是有的，我用得起吗？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一个武打小说里的试药人。现在，在当今科学如此发达的社会，我就是古代的试药人！一开始是我一个人试药，后来我说服一些病友也来试自己认为可能有效的中药。我认为，中药的毒副作用小，即使吃不好，也不会吃死。我们可以交换相互用不同中药的体会。很快我们中就有很多朋友响应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太多的三个月！我们同时试用不同的药，通过检测数据来判断哪一个更有效。我知道中药的个体差异性很大，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国外有报道苦瓜对病毒的抑制有效，我就开始尝试每天吃苦瓜。洗干净就吃，刚开始的时候，那个苦涩呀，怎么也受不了！现在我吃苦瓜就像吃黄瓜一样。还好，很快我又知道巴西用蜂蜜和蜂胶治疗艾滋病有效，特别是对于恢复免疫功能，这样我的试药生活开始有苦也有甜了！这就是给咖啡加点糖的生活。



为了减少盲目性，我开始钻研中医理论。传统中医中药博大精深，非我一个学理科的门外汉所能领会。我发现中药治疗艾滋病有两个指导性思路：一是清热解毒、驱邪安正，即通过清热解毒，软坚化结来抑制病毒。二是正本驱邪，即通过调整巩固自身免疫功能，来抑制病毒繁殖。每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选用适合自己的中药。祖国传统医学是一个宝库，人类在面临现代医学无法攻克的难题的时候，总是在传统医学里寻找帮助，像乙肝、癌症等疾病，中医药都有独特的效果。真希望这方面的专家能联合起来，早日发明治疗艾滋病的良药。我选用中药，还有一点就是 HARRT 疗法虽然可以在几个星期里将人体内的病毒抑制在血液里都检测不出来的水平，但是不能停药。一旦停药，病毒将很快反弹，反弹后的病毒载量远远超过不用药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没有了钱，只能加速死亡进程。可喜的是，在联合国的大力努力下，在非洲、巴西、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用于联合疗法的药品已经大幅降价。在中国，这些药品降价也是大势所趋，只是我和我的病友希望这一天早日来到。

我离开了原来的工作，我骄傲我能在这样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下放弃原有的安定的工作，重新开始我的生活。这样远离了父母，可以让我少一点受到那种渴望亲情但无法享受亲情的折磨。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现在我努力地工作，首先养活了我自己，将多余的钱用来治疗。我一个人住，不用担心再传染给任何人。

我不想花家里一分钱。既然是自己惹的祸，就要敢于自己承担，不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这是很公平的。在这里，我想奉劝那些正在怀疑自己有可能被感染的朋友：是



的,一个人承受等待命运的裁决是痛苦的和绝望的,最好不要告诉你们的家人,因为还不知道结果如何。让家人和你一起承担恐惧和痛苦,于事无补。而最终的结果,无论是好还是坏,这一段日子的洗礼对自己一生都是有益的。值得高兴的是,现在 HIV 检测技术的高速发展,窗口期(从高危行为到人体内可以检测出 HIV 抗体的时间)只有 2~6 周,而不是过去的 3 个月。

每次给妈妈打电话都是很艰难的。在拿起话筒之前,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练习。

喂!妈妈,是我!

喂!妈妈,是我!一直到我认为我的语调和声音都很平静的时候,我才敢拨号。有一天想给妈妈打电话,在我正练习这句开场白的时候,突然悲从中来,我放声痛哭。什么他妈的男儿有泪不轻弹,那一刻我不想做什么男子汉,不想一个人苦苦硬撑,我只想到爸爸、妈妈的怀里大哭一场……

我给医生打了电话。她也在病中,她是在床上接的电话。我向她倾诉我的悲伤,她耐心地听我说。她说:“这几天有寒流,多穿点衣服,别感冒。看看电视,看看小说,别总想自己是一个病人,鸡尾酒疗法的药一定会降价的,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和医生,像曹教授他们都在为你们研究新的疗法和药物。晚上喝一杯牛奶,每天吃一个鸡蛋。以后我值班的时候,我们可以多聊聊……”我感觉她好像母亲一样,真想喊她一声:妈妈!

对于生命,我们总是有无限的遐想和难以割舍的眷恋。我愿意相信灵魂不死,也许对于灵魂而言真的从来没有死亡发生过,人世间的一切也许只是天国之旅的前奏和序曲。否则,为什么没有人愿意从那个世界回来?不管他



是一代伟人还是平常百姓,无论他是幸福的还是痛苦的。

苦难降临的时候,逃避、畏缩都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坚持和向前。这样,可能会少放弃一些生活的美好。

我现在已经坐在通向死亡的列车上,中途还有停靠站,还有人上车。这辆列车上,还有很多人和我一样。我不愿意花时间和我的邻座一起指天骂地,痛哭悲嚎,自怜自艾,那样我将错过窗外多少美丽的风景。如果我们可以镇定自若地面对终点,绝望的应该是死亡本身!死亡绝望的时候,生命的奇迹也许就会发生。那时,我们就下车喽!

如果没有奇迹发生,我会平心静气地体验死亡。每个人都要体验的,只有一次的死亡。说不定很快乐,很精彩!至少我看得见自己的青春,看不见自己老态龙钟。

以前曾听见有个朋友说:“我可不要活那么长,老到自己都讨厌自己。在我享受完生命最美好的时光后,我就游山玩水,然后结束自己。”当时,那只是笑谈而已。其实,白发老人也很美的,他们身上有很多宝贵的生活的痕迹,睿智而达观。即使那些痕迹有些是不美的,就好像自己身上的一个伤疤,结痂了,蜕皮了,新的肌肤长出来了,但还有痕迹,可以联想当时的痛苦和磨砺。我喜欢这样的痕迹。

现在我几乎可以理解一切,所有的发生和存在。我不再为细小的事与别人争论得面红耳赤,不会幼稚地伤害别人的情感。我发现用放大镜看生活的美好,用缩小镜看生活的阴暗是很快乐的。

如果说我这样的人可以彻底地快乐,那是骗人的谎言。痛苦无法避免,但快乐却还可以选择。选择一点属于自己的快乐,这是真话。现在我可以真正体会帮助别人的快乐,不再计较得失的快乐,不用考虑衰老的快乐……



网络是我通向世界的桥梁

网络成了我通向这个世界的桥梁。虽然，在网上我遇见向我推销祖传秘方的人，还有拿我当笑柄和恶作剧的人，但还有一群人我永远无法忘记。他们是一个特别的群体，他们不是 HIV 的携带者，但他们中每一个人都和我一样深切地体会到艾滋病魔的可怕和猖狂，他们和我一样年轻，都有善良和敏感的心。他们一直给我鼓励和支持，他们是我的朋友。他们就是曾经怀疑自己是 HIV 携带者的人。因为一样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生死考验，有的人苦苦等待了 90 天的窗口期（当时的窗口期的标准），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残酷煎熬，那是非人的 90 天。

我最早认识的一个朋友，是一个 BBS 的版主。他是在初检（初筛检测）为阳性后的第二天建立了这样一个版块：鼓励怀疑者和感染者勇敢面对 HIV 的 BBS，并且收集了很多关于 HIV 窗口期和有关于中药治疗的资料。他已经认为自己一定被感染了，他有很多感染初期的症状，所以他没有再去医院做复检。当时这个版块只有很少的几个人，慢慢的人越来越多，到我去的时候可能已有三十几个人了。半年过去了，在一个网友的经历的触动下，他再次去检测，而且换了一个名字，结果为阴性（初筛为阴性的人是不用再做复检的）。我们成为了好朋友。他不是一个会劝人、安慰人的大男



孩,但当时他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持,我开始重新享受友谊的关怀。尽管他已检测为阴性,但长时间的精神恐惧和他身上没有理由的症状并没有减退。那时他还没有完全走出 HIV 的阴影,彻底忘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很快,他认识了一个女孩,他们一见钟情,他们相爱了。他越来越少的电话、越来越少去那个 BBS,都让我清楚地知道他已经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我也不再打搅他了。毕竟他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安慰和鼓励过我,我已很满足了。

从那时起,我对情感又有了深刻的了解,我开始害怕和还没有检测的、仅仅是怀疑自己可能被感染的人交朋友,一旦他们检测是阴性,他们很快会忘记我,我将再次陷入痛苦的孤独之中。但是这样的事情遇到多了,慢慢也平静了,也坚定了我找到和自己一样的病友的决心。

健康的人有他们的生活范围,我的生活范围与他们不一样。一时的支持和鼓励应该让我满足,难道还奢望别人一直这样做下去?生活的路不管长和短,本来就是靠自己走出来的。那时就想,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只有我的父母能够做到为了我的生存不顾一切。可是,我是永远不能告诉他们的,这是我最大的悲哀!

但世事难料,我和那个做版主的朋友很快又开始了通话和联络。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在最权威的实验室做确诊检验。我问他愿不愿意让自己最后放心,和我一起去检测,他同意了。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他才能彻底走出 HIV 的阴影。那时他的症状还很明显,而且我们没有特别准确的关于 HIV 窗口期的认识 and 了解。原先我们约好第二天的早上一起去医院抽血的。

清晨 6 点钟,他打来电话。



他说,我不想去了。

我说,不是说好大家一起去的吗?

他说,我已经有一次检测是阴性的了,而且都半年了。再检测又贵还没有意义。

我说,好的!我尊重你的意见,我自己去。其实,我知道他现在恋爱了,他不舍得将已有的幸福失去。只是有过一次阳性的检测结果,让他不能完全走出来。我记得一开始他是求我帮他弄到这个名额的。

晨雾中,我一个人上路了。我不敢奢望我的检测结果是阴性,我只想准确知道自己的病毒载量和免疫系统的状况,以便以后的治疗。可是,我到医院门口的时候,远远地就看见了他。他还是来了,他还是想对他自己和女友负责。

我们现在检测所用的设备和试剂几乎都是进口,价格很高。特别是病毒载量检测的试剂一块板要做70~80份血样,因此每一批血样要收集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才可以做。一般情况,检测结果要等一段时间,检测的费用也要2000多元。一个月后,医生给我电话告诉我两件事:我确诊为HIV阳性,他们用了三种方法,都是阳性;我的那位朋友有点模糊,还需确诊。我很平静地接受自己是感染者的事实,因为我已经被确诊一次。我的担心和不安来自我的朋友。让一个人在死亡的绝望和生存的幸福之间来回折腾,没有人可以承受。我和他谈心,十分委婉地试探他的反应。他告诉我,这一次,如果他是阳性,他一定无法面对,必将崩溃。

那几天,我几乎不想自己的病情,一直考虑如果他检测结果是阳性,我如何劝他。因为他曾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尽全力帮助过我。我不能忘记那个初春寒冷的晚上,他在刺骨的寒风中等我一个多小时,给了我需要的药。我不能忘记不富



裕的他给我买的4瓶金施尔康，更不能忘记他和我在一个小饭店同吃一盘菜。

我很担心他的女友，我告诉他在没有确诊前，千万不可有越轨的行为。幸运的是他最终的检测结果为阴性。我在第一时间告诉了他，他非常激动。我也松了一口气，因为又有一个兄弟可以摆脱HIV的魔爪了。现在，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通电话了，但我知道他和女友很快乐，愿他幸福。

我还有一个网友，很年轻，活泼可爱，在网上一会儿拥抱我，一会儿拥抱他，根本不像一个二十五六岁的人。他在读研究生，很快就会出国深造，有令人羡慕的美好前途。慢慢熟悉了他告诉我，他是一个同性恋。他告诉我许多有关同性恋的生活。我劝他，一旦窗口期结束，马上去检测，如果没有问题，可以改变自己的性取向，尝试爱一个女孩子。因为他告诉我，他不是天生就这样，他也喜欢女孩子，一开始觉得很刺激、很前卫，加上自己的性格因素才会这样的。

我们可以尝试新鲜的事物，但不能走危险的路。

我关注着他的情况。有一天他兴奋地告诉我，他检测过关了，没有问题。在他高兴的时候，我还是警告他远离过去的圈子，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

可是没有多久，他就贴出帖子：他二进宫了。当时我很气愤，我回他的帖子是：如果你现在在我面前，我会狠狠揍你一顿，因为你简直将生命看成儿戏！我还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你真的想和我一样吗？你知道我是多么羡慕你们这些检测过关的朋友啊？他后来解释了他当时的情况，还向我认错，说他以后禁欲。我告诉他，没有人要你禁欲，你也禁不了欲！只是要你不要用生命做代价来换取片刻的肉体欢愉。你不需要向我认错，你应该向你自己的生命和爱你的父母认



错!

当我看见他自己贴的三进宫的帖子的时候，我哑口无言了。对于我，命运没有给我改正自己错误的机会，但我知道幸运之神不会永远顾惜不尊重生命的人!

我记得我最后和他说的话：“到国外学习的时候，不要忘记过去自己惨痛的教训。生命只有一次，远离高危行为，爱值得你信赖的人！”我不知道我发自肺腑的话，他能不能听得进去，又能记得了多久。我只有默默地祝福他。

因为有机会和在治疗第一线的医生、专家交谈，有时我会将很多病友或网友关心的问题向他们咨询。有一位老专家特别对我说：“你一定要告诉那些同性恋的孩子，他们最容易遭到 HIV 的攻击。一定要有保护和安全意识。”同性恋的爱情也许是人类爱情的一种，我想只要是爱情就需要忠诚。忠诚于爱情就会让所有的人感染 HIV 的机会大大减少。安全、健康的性道德观念无论对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一样重要。



我找到了工作

记得染病以后，第一次辞职一个人来到那个陌生的城市的时候，在最初的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里，有太多的茫然和无助，对未来太多的不确定和恐惧，彻底地让自己迷失了。想要治病，就要赚很多钱来治疗，首先必须生存下来；要生存，就必须把泪擦干，必须工作来养活自己。

求职信、面试多少次都是石沉大海的结局。那些和我一起面试的同龄人，永远也无法理解我当时的心境，他们还有很多时间和机会，而我没有了。看着那些垂头丧气的面试失败的年轻人，我好想讲，我是多么羡慕你们，因为你们还有可以把握和控制的美好未来，你们可以从头再来。

那一天，春雨骤降，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我站在街角的屋檐下躲雨，耳边还在回响那些话：你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暂时不适合我们这次的岗位要求，希望下次有机会合作……有一种冲动，想摔东西、想骂天、想哭想喊，想冲到爸爸妈妈的怀里，紧紧抱住他们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也想冲上街头，让飞驰的车流，将我撞个粉碎……

飞溅的雨滴很冷，也让我渐渐平静下来。我对自己说，想点好的事情吧。我现在可以不在乎什么三五年的计划，可以不在乎在哪个城市工作和做什么工作，这也是一种自由吧。我现在可以比健康的人更能享受这种自由，这也是



好事情。

如果我现在没有疾病，我还会在生活的道路上遭遇像今天这样的困难，不就是暂时失业嘛！如果我没有病，我会为此绝望吗？绝对不能将自己面临的困难和 HIV 联系在一起，决不能放弃面对困境的勇气。如果气馁放弃，我只能死得更快！雨小一点的时候，不等它完全停下来，我重新回到刚才我面试的那家公司。躲开刚才面试我的家伙，瞅准机会，我直接走进他们老总的办公室。

面对那个面色阴沉而凝重的中年人，我激动地述说自己有能力承担那份工作，保证自己可以做得很好，虽然没有从事过这样的工作，但我有相关工作的经验，请求他给我一个机会。我清楚地听见自己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的声音，它几乎要冲出我的胸膛。我的手也在颤抖，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样害怕被拒绝。我好像已不在乎这份工作，我更在乎的是我可以战胜自己。

他先是皱着眉头让我出去，去找人事部的人谈。我没有出去，我很清楚那样出去我一定没有机会。我说请您给我一分钟，听听我想说的话。然后，他平静地听我说，并不看我，低头在看什么文件。我说完的时候，他抬起头，我看见了一丝很特别的笑容，很宽容，很温暖，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语无伦次说错了话，还是别的，但我知道我有希望了。他让我坐下，居然给我倒了一杯水，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一口气将水喝干了，水溅出来，洒在我的衬衫前襟上。就在那时，我听见他说：“我给你一个机会，好好把握。我会让人事部通知你来公司的。”那是世间我听过的最美的声音，我向他深深鞠了一个躬……

出来的时候，我几乎虚脱，一身是汗，那是轻松和快乐



的汗。我不记得刚才自己说了什么,我知道那时我很勇敢,很真诚!

今后,无论怎么样,我都会好好工作。能工作,就说明我能养活自己,我还有用。除了我身上比别人多了一种看不见的病毒,我和健康的人们一样,我们没有区别,我们一样在为社会创造价值,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正在创造我的生活空间,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延续自己的生命历程,我为自己骄傲和自豪!



学会生活

我现在开始的是一种新生活,一种体验学习的生活,我投入了进去,感受着它带给我的情趣和快乐。

到今天,我才知道我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也许,有些东西是应该我的太太来学习的,但现在只有我自己来学习了。原来,我只知道床单和被罩是分单人床和双人床的,可不知道双人床还要分4尺、4尺5和5尺的。我租的房子有一张双人床,被子是房东太太提供的,但没有床单和被罩。

我去商场买的时候,在花花绿绿的床上用品面前,彻底迷糊了。有个营业员是中年阿姨,她似乎看出我的犹豫和尴尬,很热情地走过来。

“小伙子,想买点什么?”

“我想买被单和被罩。”

“单人床还是双人床啊?”

“双人的。”

“要结婚办事呀?”她笑着问。

“不是!就我自己一个人睡的。”(我还会有婚礼吗?还会有人和我同床共枕吗?)

“对了,你就一个人来的。床多宽?”

“不知道,一般的双人床要买多宽的?”

“那要看被子是多宽的,分4尺、4尺5和5尺的。你最



好回去量一下，被罩太小了装不下棉胎，太大了，棉胎会在被罩里面跑，睡了不舒服。”

我回去量好尺寸，再来商场。那位营业员很热情仔细地帮我挑选了床单和被罩，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怎么上被罩，怎么洗才不会褪色。一下子我就回到刚上大学的时候，妈妈教我如何处理生活中琐事的情景当中……

我选择的是那种我最喜欢的蓝绿相间的被罩和床单，干净、清爽。绿色就是生命力，蓝色是明净的天空和自由的大海。这些都是我最想得到的。

以前，我陪女友逛商场的时候，看见琳琅满目的商品，就会觉得自己很穷，很多自己和女友喜欢的东西买不起，只能看看。那时曾暗暗下决心一定好好挣钱，将来把我们两个人的家布置得美奂美伦。此时，心境已经有太多的不同。在我的身边就有一对恋人在挑选床上用品，可能他们快要结婚了，那满脸的快乐和幸福，我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在伤心的泪水还没有流出来之前，我逃一般的离开。

我现在知道怎么样买床单和被套了，我学会了，我为自己买过床上用品了，应该开心才对。我劝自己，赶快从乱七八糟的坏心情里走出来。

这种疾病是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HIV病毒和癌细胞一样，他们先是疯狂地复制，耗尽他们的宿主所有的元气和营养，然后和宿主一起消亡。我觉得他们很笨啊，简直就是自杀嘛。病毒啊，病毒，求你们复制得慢一点，拜托你们动动脑筋，我要是很快就完蛋了，你们也活不成呀。越厉害的病毒，就越没有脑子。真想不通，这么厉害的病毒，为什么这么笨！人有时也很笨，连这么笨的病毒也治不了。

医生最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加强营养和锻



炼。还好,我得的这个病好歹也算是一个富贵病,不管是不是有富贵命,先享受富贵病的口福吧。天天吃盒饭,我都吃腻了,也没有营养,还很贵。我必须学会做饭和烧菜。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要买一个电饭锅,可以煮饭,还可以煮汤,一举两得。

现在的电饭锅品种多得简直让人眼花缭乱。最贵的要几千块钱,有十几种功能。我们的日子是越来越好了,科技发展带给我们的享受和方便也是越来越多了。我在两个电饭锅之间犹豫。一个是没有多大名气的厂家生产的,108元。一个是名牌,168元,但他们的功能完全一样。导购小姐特别热情,我问她为什么这两种电饭锅价格差这么多,质量相差大吗?她告诉我,其实质量都通过了认证,只是贵的那一种,可以保修8年。我立即毫不犹豫的选择了108元的那一种。我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过8年,要8年的保修期干什么呢?

买回来了电饭锅,我立即去菜市场,买了一只小鸡,放了盐和房东太太给我的生姜一起煮,不断揭开盖子,看看熟了没有。我没有煮饭,一个人第一次将一个鸡全吃完,真香呀。

我的房东太太是一个很啰嗦的好心的老人。要是在过去,我一定会很讨厌她的啰嗦的。可是现在,我特别喜欢和她聊聊天。我可以从她那里学习很多生活的技巧,学习勤俭节约的品德,最重要的是我在享受一个长辈对我仔细的关心和照顾,还有以她这般年纪才有的对生命和生活的质朴的感受。在我的生命中,也许没有老年时代,但和房东太太的交流,让我明白和体会了很多。

我在家里以前是很任性的,一直认为奶奶和妈妈太啰



唆。我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不再需要他们还把我看成小孩子，而现在我是那么希望有人对我啰唆。

我和同事的关系很好，比起过去，我更能豁达一些。人与人，只要有真诚的理解，能够常常做换位思考，真正从别人的角度去看一些问题，就可以理解别人，交到真诚的好朋友。有时，我会找借口推掉和他们一起出去玩的机会，比如放大假的时候，大家商量一起出去旅游。我要用这样的时间到我在网上查找到的地方买药。有时，我们会结伴出去吃饭，一起看大片，一起去游泳。

我很努力地工作，我不想失去工作，只有工作才有我的生存。但我讨厌加班。疾病让我浑身酸疼乏力，淋巴结肿大得很厉害，有的地方已经像花生米一样大了。明显的体力消退，让我特别想在双休日睡懒觉，或是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和病友见面交流治疗的体会，相互鼓励，或是给自己做一点好吃的，看看《动物世界》，看看《读者》。我还必须在有限的的时间里，学习更多的专业知识，这样才有可能工作得更好，挣更多的钱，有可能买得起治疗的药品。在看书的时候，以前很容易记住的东西，现在都难多了，还会出现暂时性的思维停顿。在和别人交谈的时候，突然有一瞬间，不知道自己刚才在说什么，或是忘记自己原想说的下一句话是什么。

每一次买《读者》，过去最先看的就是“讽刺和幽默”，现在更用心领悟那些普通人之间真实的情感故事，特别是那些用爱和信心改变人生的故事。也许是自己现在更多愁善感了吧，看见那些和命运抗争不屈的人们，我会哭，为他们，也为自己这样的人。



对不起,我不能爱你

我一直就喜欢金庸老先生的小说,痴迷他描述的世界。最喜欢的人物是张无忌、程灵素、段誉。当时读他的文字,只关注情节和情感,根本不能体会金庸在小说中对人心和人性的刻画。每一个人都有心魔,现在最能体会。在我刚刚可以接受自己已经是一个无药可救的人的时候,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和自己的心魔做斗争。

当我看见周围年轻的同事和朋友一个个生龙活虎的样子,看见他们和女朋友一起热烈地憧憬未来的时候,看见他们对父母苦口婆心的关心和嘱咐所表现出的任性而不耐烦的样子,看见他们为未来的事业努力拼搏,看见他们骄傲自己还年轻的时候,我都感到那么羡慕和悲哀!可是自己就是这样每一天都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我想过,就当自己什么也没有发生过,HIV 不过是一场噩梦。找一个女孩子,用全部的心好好爱她,让她快乐和幸福。我知道我可以让她成为最快乐的人,因为知道自己随时会失去一切,我会更宽容、更珍惜我们的感情。我可以编一个理由,为了我们之间的爱情没有任何打搅,我们不要孩子,那样她就会很安全……到了最后的时候,我可以选择一场车祸来干净地结束一切……

这就是心魔!可怕而诱惑的心魔!



就在那时,一个女孩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她很小,刚到我们公司,可爱而天真。中午吃盒饭的时候,为了保持苗条,她只吃自己带的水果。下午饿得不行的时候,又会偷偷溜出去买很多零食。可能是我比她大几岁的缘故,她溜出去的时候,就会和我打招呼,让我帮她掩护。回来的时候,她会多带一样零食给我。

中午休息的时候,大家喜欢一起聊聊天。因为经历了死亡,有时候我在讲话的时候,不知不觉就会流露出一些对生活 and 生命的态度,会希望我身边人不要尝试危险的事情,会劝慰他们没有必要太在意那些小小的失意和挫折,把握自己今天的幸福和快乐。同伴们有时会惊讶我的变化,他们会和我开玩笑:什么时候开始玩深沉了。

我也只有苦笑。人处在幸福里的时候,并不知道它的珍贵,也不会特别地珍惜和感恩。

我请假外出了几天,为了一个听说很有效的中药。有些工作那个女孩帮助我完成的。我回来的时候,那个女孩一定要我请客谢谢她。我说:“好的,没有问题,我请你吃饭吧。”她说:“不要破坏我的减肥计划,请我看《花样年华》吧。”我说:“好的。”

这是我生病以来第一次进电影院。电影很优美,很忧伤,透出爱情原有的苦涩和人生原有的无奈。感觉那种生活已经离我太远。她注意到我不是很开心,就给我说笑话,都是那种精灵古怪的学生和老师之间的笑话,一定要我猜猜每一个笑话最后的结尾。她是那种善良、可爱的女孩子。那一天晚上我真的很快乐。其实你微笑,那一刻你就又拥有了这个世界。

接下来的时光,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因为一个人在



这个陌生的城市，她在生活上对我很关心，直到有一天，她说：“如果你爱上一个人，你会直接告诉他，还是等他自己说出来？”

我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我开始反复问自己：如果隐瞒自己和她开始的情感，还是真正的爱情吗？麻木地满足自己的私心，我真的可以快乐了吗？我真的可以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吗？！肉体消失的那一刻，我的灵魂可以不后悔吗？我离开的时候，本来可以幸福一生的她要承受怎么样的痛苦？这对她公平吗？

我不知道怎么样用文字描述那时痛苦而矛盾的心态，我知道我不说，没有人知道这一切，一切都会很平静，所有的压力和痛苦都会没有了，我是多么渴望那种平静而快乐的生活。

但良知和父母平时的教诲让我憎恨和恐惧自己的心魔。我真的可以理解在金庸笔下那个皈依佛门、成为一灯大师弟子的裘千仞，为什么会在心魔发作的时候痛苦万状了！

魔生魔灭，潮起潮落，太难了。为什么到了这样的境地，老天还要拿爱情诱惑我？诱惑一个将死的人？多少次，我从梦中惊醒，全身是汗。在梦中，我已经和她结婚……

我见过她的父母，一对友善的老人。我和他父亲很谈得来，他们只有这一个宝贝女儿，就像我的父母疼爱我一样。她母亲非常慈祥，总是说：一个人在外，要注意身体。

当我把一切都想清楚的时候，我约了她出来。

我认真地对她说，我有女朋友，在我的家乡。她说，你骗人，从来没有听你说。我开始告诉她那个虚构的女友：她很漂亮，很优秀，很爱我。我在说这些的时候，心里不知道是



什么滋味。我不看她，一口气说完。我害怕看见她单纯的眼神。说完，我就走了，没有送她回家。

在回去的路上，我仰天叹息，没有人能听见。墨黑的天空，新月如钩。天太大，月太小，空空荡荡的轻松由心底升起。

很快，一切都平静下来。我又投入到药物和治疗的搜寻当中了。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对我好，我小心翼翼地领受着。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她在试着查我上网的历史记录。那一刻，头都懵了，我想我这下彻底完蛋了。幸运的是她没有发现，原来，她想证实我是不是真有一个在家乡的女友。

一个星期以后，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在另一个城市找到了一个工作。回到公司，我就马上辞职了。上火车前我给她的寻呼留言：我走了，祝你找到真爱，再见。火车上，我旁边是一个中年人，他妻子送他上车的，还叮嘱他不要忘记吃药。看着自己简单的行李中那些也不知道有效没效的药，泪水情不自禁流下来……

求医问药的路上，心情都不好。在没有事情做的车上，脑子里一直在想，到什么时候，要到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停下来。越来越害怕坐车，不断的长途奔波，已经让我的身心疲惫不堪了。

车窗外的景色，让我觉得时光飞逝如电，才见油菜花黄，怎么稻子又发新绿了？常看见顽皮的村童骑在牛背上耍弄树枝，默默在田间劳作的人们在擦汗，绿树丛中那袅袅炊烟升起，落日里远处城市起伏的优美轮廓，还有月光下如幻如梦的粼粼江波……

我舍不得走，舍不得这么快就走。



我们都是没有爱情的人

今天,地球已经是一个村落。随着外来文化的冲击,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我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慎独、洁身自好、对爱情忠诚的传统美德应该永远是我们生活的指南针,但是这些却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当今世风如何?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流行着颓废、迷茫和到处充满不信任的年代,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更有黑心的血头,在吸食了贫穷的人们的鲜血后,将艾滋病毒传给那些真正无辜的百姓……传统美德现在应该成为我们抵制艾滋病魔的盾牌。

因为自己曾经做过肮脏的事情,就觉得自己特别的脏。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一刻我的灵魂在哪里!它是不是和死神去约会了呢?

我现在的内衣和内裤都是白色的。自己在洗澡、洗床单和衣服的时候,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洗,喜欢清水流过身体的感觉,真想它可以冲洗掉身上的 HIV 和曾有过的那个不堪回首的夜晚……

回忆和检讨我在这二十几年里的生命行为,善良的我从来就不会有心伤害别人。我是那么尊重友谊,热爱生活,帮助过那么多的朋友,为什么老天如此不公平?为什么会是我?要我遭受这一切?还连累到我的家人?如果他们知道真



相,他们将因为我的过失而永远不会快乐。

我不能让周围的人知道!他们知道就意味着我失去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我将死得更快!

我不愿告诉远方深深爱着我的女友,我不配也无颜面对那一份真情!我更不愿意看见一辈子清高善良的父母在别人嘲讽的眼神下痛苦地生活!我不能让历经苦难、刚刚可以安度晚年的衰老的双亲为我这个不肖的儿子,面临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的惨剧!

就在前一天,我还策划着自己的幸福未来。那里面有她,有我,有我的家人、我的朋友……

目前,人们习惯地将艾滋病患者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无辜的受害者”,如输入带有艾滋病病毒血液和血制品的患者,接触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使用过的刮脸刀、电动剃须刀、针头、牙刷等物品的人,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处理了艾滋病患者的医务人员……第二类是“罪魁祸首”,即因吸毒感染艾滋病病毒或者是因性乱(包括同性和异性)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患者。人们往往对第一类感染者给予同情和帮助,而对第二类却采取歧视和憎恨的态度。

我的症状明显在加重,自己好像变了很多,看见街上亲昵的恋人,我的眼睛舍不得离开。电视中美丽的爱情故事,常常让我感动得想哭。我羡慕所有的相爱的人们。能爱一个人,能被别人爱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我已经不能再爱那个过去我深爱的、健康的姑娘!有时候会胡思乱想:要是有一个女孩子,病也是和我一样的,我们一起生活,用激扬的爱情笑傲 HIV,用坚定的信念相互扶持,共同度过,那该多好啊!这算是我奢侈的梦想吧。有梦想,说明我还没有被 HIV 彻底打倒。



我去看医生,医生为了鼓励我,告诉我很多其他病人的情况。其中,有一个女孩的事情吸引了我。出于医生的职业道德,医生没有告诉我她是如何感染艾滋病毒的。我知道她比我还小,很漂亮,是一个大学生,家中的独生女。因为献血被查出已经感染艾滋病毒。医生于是成了她最好的朋友。她曾对医生说:“我不可能告诉任何人,只有和您说说心里话。否则,我会憋死的。”

我对医生说:“我可以和她做朋友吗?我没有其他意思,只想和有共同疾病的人做病友。”

医生说:“那我要先征求她的意见。有些病人愿意和别的病人交朋友,有的病人拒绝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

我说:“那太好了!谢谢您!您知道的,我不是坏人。”

医生叹了一口气: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坏人呢?不幸的人倒是很多很多。

是的,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坏人啊!

那一天,北风呼啸,冷雨如箭。可我从医生那里出来,心里热乎乎的。我开始幻想:如果我可以和那个女孩交往,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孤单,我们可以相互安慰,相互鼓励和照顾。如果她不是很讨厌我,我甚至可以完成一个我生命中最重要愿望,让父母可以享受到像别的父母一样的快乐和欣慰,那就是:我可以和这个女孩举行一场形式上的婚礼!她是独生女,她想必也有和我一样的想法。再次去看医生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提到那个女孩。

医生说:“我很久没有接到她的电话了。我老实告诉你吧!她已经失访了。”

医生看到我失望和不甘心的样子就说实话了。听到这句话,我既失望又难过,心里阵阵的难受。后来,认识的病友



和医生多了,我才知道:像我们这样的病人失访率很高,他们中很多人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可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人提到失访,我就会马上想到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美丽姑娘。因为她曾让我在梦中有过一场热闹喜庆的婚礼。在婚礼上,我看见爸爸妈妈幸福而慈祥的笑容!我知道美丽的姑娘,你一定没有死,希望有一天你可以看见这段文字,让我们在彼此的心灵深处点燃一瓣心香,为我们彼此祝福……

想到婚姻,我就不得不去想我的女友。她在服装、举止以及生活品位上,似乎是很现代和前卫的。可是在骨子里,她是一个保守、传统的人,特别是在情感上。以前,我还曾笑话过她。现在,我要感谢她,正是她身上这种传统道德挽救了她,也让我现在可以安心,因为我没有将 HIV 传染给她。如果我传染了她,那我无法原谅自己,我现在将多承担一份无法承受的痛苦。我的病友中就有这样的例子,我听过一个身高 185cm 的大丈夫撕心裂肺的愧疚的痛哭声。

我有一个病友,是一个英俊、阳光的小伙子,22岁,酷爱足球。在同龄人正享受青春的快乐时,他却在尽快学会面对死亡,寻觅属于自己的快乐。他是血友病患者,因为需要常年用血液制品,不幸感染病毒。我和他认识是在一次检测的时候。有医生陪他一起来的,他和医生交谈时一直都在笑,根本不像一个病人。他的笑能感染周围所有的人,我特别理解医生怜惜的目光,谁都想让这样的笑声能更长久。我主动和他交谈,他没有对生活和命运的抱怨,他对 HIV 的了解很少,只是知道这种病很可怕。我不忍心告诉他这种病的险恶。当他知道我是自己惹的祸、做的孽,他给我的一样是充满宽容的笑容。我希望和他交朋友,暗暗希望自己有机



会和能力帮助他。也许是我的真诚打动了她，他将真实的姓名和电话给了我。回来以后，我拼命查找与他这种情况相关的治疗。有一天，我看见有资料表明：像他这样的情况，因为不是直接的输血，只有很少的人会很快转变为病人。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他，鼓励他好好保重。隔着电话，我一样能感受到他的欣喜。

就像我国首位公开的因输血感染艾滋病毒的少年宋鹏飞一样，他们是真正的无辜者。社会对他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帮助。天生的疾病已经让他们饱受苦难，无辜罹患HIV这样的疾病，不能公开、公正的寻求社会的帮助，无疑给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我和宋鹏飞通电话的时候感触很深，一个20刚出头的大孩子能如此平静、如此勇敢地面对生活的不公，还安慰鼓励我。谈到伤心处，他告诉我他也很想谈恋爱，和正常的年轻人一样可以享受爱情，有时真想大哭一场。我理解这是真正的宋鹏飞，勇敢面对是一回事，真情实感是另一回事。毕竟，他只是一个大孩子。

我们都是没有爱情的人。



求生万岁

最近几年,我们国家加大了管理和防治力度,相关法规和政策陆续出台。人们意识到:关心、帮助和不歧视艾滋病病人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重要方面。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的参与和合作,是艾滋病预防与控制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的歧视不仅不利于预防和控制艾滋病,还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疾病受害者,应该得到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帮助。家庭和社区要为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营造一个友善、理解、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鼓励他们采取积极的生活态度、改变高危行为、配合治疗。这将有利于提高病人及感染者的生命质量,延长生命,也有利于艾滋病的预防与控制工作,维护社会安定。

我至今遇见的所有医生,都是友善的。这种友善的程度有时还要超过一个医生对待普通病人的程度。全国各省都设有 HIV 的检测机构,有经过培训的医生负责检测,并为病人严格保守秘密。但我还是可以看出他们在防治经费和治疗条件上的困难。

尽管社会对我们越来越宽容,但还是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才能使人们真正了解和认识这个疾病。我甚至不敢想象我身边人知道我是一个感染者之后的情形。我知道我



的病友的遭遇。他们中有人在一天的时间里,失去工作,被邻居逼离家门,妻离子散,失去家庭;有人会让一座医院变成空楼,他说他永远不敢再进医院了……

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幕式上,前跳水冠军洛加尼斯作为优秀运动员的代表出场。那一刻,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优秀的值得人们尊敬的运动员。HIV 一点也不能损害他曾经辉煌的成绩。尽管那时人人都知道他是同性恋者,是一个 HIV 携带者。

我见过的医生都是好人。他们和我握手,一起吃饭,有的医生还帮我介绍工作。他们把我看成一个需要帮助的病人,没有歧视和责备,只有理解、宽容和帮助。我感谢他们。

通常情况下,他们在了解我的病情以后,都会询问我的收入情况。我知道他们是在确定我是否有能力支付昂贵的鸡尾酒疗法的费用。这种病是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病人需要高营养的饮食、良好的休息、规律的生活和积极的体育锻炼,这样可以巩固病人自身的免疫功能,延缓发病时间。在医生知道我无力承受鸡尾酒疗法的费用时,他们都不忘对我说:注意营养和休息,千万不要过劳。有一次我问医生:“我可以吸烟吗?”医生说:“想抽,就抽吧,少抽一点!”那时候,我体会到医生和我一样的无奈。

也许现在,平静和健康的心态是我对付病毒惟一的武器。

1~2 个月的检测已是我生活中重要的部分了。刚开始的时候,每到拿检测报告的前一天,我总是忐忑不安。因为每一次的检测报告就像一把尺子,它量的是我和死神之间的距离。

记得有一次,当我拿到检测报告的时候,我几乎站不住



了。仅仅1个月,我的CD4细胞记数下降了400,只剩下300多了。正常人的CD4细胞记数为700~1500,而一个HIV携带者正常情况下,每一年才下降20~30。那时,我真的感受到死神像饥饿凶残的猛兽一样觊觎着一顿美食时发出的按捺不住的喘息声。每一个失眠的夜里,我尝试所有能让我平静的方法,但都无法阻止那深切的悲哀和痛苦。一次犯错,老天用生命来惩罚我,我认了。可我最大的奢望不过是还能有2~3年的时间,我还可以做一点事情,我还可以多体会一点生命的感受,这你都不成全我!老天,你也欺人太甚了!

我花了35块钱买了一个可以玩俄罗斯方块游戏的手掌机,躺在我的小屋子里,连续十几个小时不停地打游戏,打这种最机械、最简单的游戏。麻木地阻止自己的思想活动,每天只吃一顿饭。我不敢停下来,不敢思考任何问题,哪有一件事不是和生命相关的?就这样,整整一个星期。那是怎么样的日子啊!

当我再也受不了的时候,我将那个手掌机狠狠地砸了个粉碎,冲出自己的小屋子。在春天灿烂阳光下,我在心里喊道:来吧,死神!你要来,就快一点来!老子不想等了!

那一天以后,我给妈妈写了36封信,我准备着交给我的好朋友,让他每个月给我家寄一封。3年的时间,他们慢慢会平静的。我知道这是很不现实的办法,但我还有选择吗?

我开始对我身边的人微笑,贪婪地看街上依偎在一起的情侣,白发苍苍的安详的老人,不知道痛苦的活泼可爱的孩子。我吃自己平时舍不得买的核桃仁。我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小心地帮助这些小小的生命。我坐在公园的湖边,



陶醉在春天的阳光里,静静地看鸟儿盘旋飞舞,陶醉地闻花香,当时我想,我的人生只有春天,这也许就是我生命中最后一个春天了……

老天也有心软的时候。当我再次去检测的时候,虽然病毒载量成倍地增长,但令我高兴的是我的 CD4 淋巴细胞竟然上升了。这证明我自身的免疫系统还没有被 HIV 彻底摧毁,它还在和病毒战斗着。我感谢自己年轻的生命活力,正在英勇地与病魔做生死搏斗。

我宁愿死神在一瞬间将我快速击倒,也不愿意它一丝丝地将生命从我的躯体里残酷而缓慢地抽离。但既然我已经对它宣战,就只能选择在战斗中死去!

现在是和平年代,没有战火硝烟。人们有太多的心灵空虚和莫名的忙碌,太多的不满足和茫然,心中纯真而坚定的理想还在吗?如果现在有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我相信我一定会成为一名最勇敢的战士。战死沙场会让我的生命在最后的日子里变得有意义,也是对养我爱我的父母最好的交代。

死亡只要有意义,就可以少一些遗憾和伤痛;死亡只要有价值,就同样可以光辉灿烂,绚丽动人。

虽然是一个大男人,过去没有疾病的日子里,我一直特别爱照镜子,总希望自己可以更好看,少一点青春痘,多一点美丽笑容。现在我一点也不喜欢镜子中的自己,但我还是常常照镜子。因为我总是在镜子中看脖子上的淋巴结是否又肿大了一些,别人是否可以看得出来。我看过一个艾滋病人的照片,他脖子上的淋巴结肿得像一个鸭蛋一样大。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可怕得荒诞,荒诞得可怕。

镜子中越来越枯黄的头发,越来越消瘦的脸颊,我再也



看不见那个意气飞扬的儿郎,好像一下子老了很多。对于明显的衰老,我很能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猜不到、想不出、体会不了太长的成长历程。也许疾病让我苍老,也意味着让我成熟得快些,浓缩了多一些的人生感受。

在如今人人都忙碌的大千世界里,什么才是我们真正该珍惜和追求的东西?有多少人还能留意到在草地上的那两只在亲嘴的鸽子,他们在相互帮着梳理羽毛,在咕咕地诉说着衷肠。有多少人还能在平平淡淡的日子里,将那些点点滴滴的真情深深刻在心底?有多少人可以把一盒普通的盒饭看成维系生命的力量源泉,怀着感恩,吃得津津有味?

我现在可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笑得多,不管是苦笑还是开心的笑,笑总比哭要好。笑吧,想笑的时候就笑吧!能笑,就一定有发自内心的快乐体验。笑吧,想笑的时候就笑吧!在享受快乐的时候,多花一点时间给关爱自己的父母和家人,或是将快乐分一点给自己身边的人!笑吧,想笑的时候就笑出来吧!

命运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短短的范域,出了一道苦涩的题目,我冲不出去,也必须品尝。我正在认真地努力回答,这道题目实在太难太难,我不容许自己再犯任何细小的错,尽可能多一点体味这艰难过程中的快乐。我曾经守护在父母的病床前,等待他们康复回家;我曾经等待高考放榜,曾经等待冲出校园象牙塔,成就一番事业;曾经等待和心爱的人约会,曾经等待……

而我现在等待的是死亡,平静而积极地等待。当有一天,我心底里的恐惧、丑陋而邪恶的心魔渐渐消失的时候,幸福变得纯净平和的时候,死神也会绝望的。那时,也许生命的奇迹就真的会出现。



我的乐观是我创造的,它也在重新组合着我,激励着我更加强烈的生活信念和生存的信心。一错不可再错,求生总无罪,求生万岁!



第一部
妈妈，我要活下去

害怕陌生人

在电视节目里面,我最喜欢看的是体育节目和《动物世界》。体育,是人类生命力的最完美的展现,也是对人类体能极限的挑战。一个个活力四射、健壮昂扬的身影,给我很多的感慨,令我羡慕。

《动物世界》最好,不会像电视连续剧那样引起自己太多的联想。生活中的事情,哪里有与生死无关的?

有一天,看一个有关动物的节目,是关于大象这个群体的。它们平静和舒缓的生活脚步里却包含很多的智慧和情感,就像我们人类的社会一样。大象是群居动物,它们由年长的、有经验的大象领导着。成熟的大象知道怎么样保护年幼的小象。大象群为了生存,跟着季节的变化,追随着绿色植物,而不断迁徙。群居对它们十分重要,可以抵御各种危险,一旦离开群体,就意味着死亡。

在片中两个故事让我落泪。

一个故事是说,有一头母象产下一头小象,可是小象不能站立。小象必须在2~3个小时里学会站立和行走,否则,它将被留下,也就是意味着死亡。因为那是在炎热的非洲,大象群只有不断迁徙才可能找到食物。小象不断站起来,又不断跌倒,她的母亲,焦急地用她的鼻子帮助和督促小象站起来,但它失败了。象群已经无法再等待了,当大象的首领



不断发出前进的吼叫时，大象妈妈只有放弃她刚刚出世的孩子。她一步一回头，希望她的孩子能站立起来，跟随大家一起前进。它们已经渐渐走远。突然，那个大象妈妈掉转头，奔向她可怜的孩子。她在冒险，为了她的孩子，她脱离了象群。终于，在妈妈的鼓励下，小象勇敢地站立了起来，他的腿上已是血迹斑斑。远处焦急等待的象群发出了欣喜的叫声，他们终于汇合了。

另一个故事是说，当一头大象太老了，生病了，它悄悄离开它一直生活的群体。它不愿意拖累整个群体。它很清楚，离开群体就意味着更快的死亡，可是它还是选择了离开……我听得见大象分离时的呼叫，我不知道象群在广袤的非洲大地上仰天长啸意味着什么，但我明白那是动物最野性、最原始的呼唤，那是他们之间对亲情的呼唤……

我觉得我这样的 HIV 感染者，在心灵上就像远离群体的孤独大象。

由于药品的专利，药品价格高居不下。现在国际上公认的对于治疗艾滋病有效的主要药物，都掌握在西方几个发达国家手里。在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病人根本无力承受，只有等死。

在等死的最后的日子，在极其绝望和悲惨的日子里，像我这样的人，还要违心地回避亲情！还得躲避大众的鄙夷和唾弃！还要忍受别人无理的猎奇和无端的谩骂！而我只是一个病人！生病以后没有害过一个人的病人！还在工作，还在和健康的人们一样为社会做贡献的病人！

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和值得信任的、公正的、有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记者见面。我要告诉世人：黎家明是没有害过任何一个人的病人，他不是一个人品格高尚的人，但他是



一个真实善良的人。他只希望像他一样的病人越来越少！他现在有机会接受捐款，但他可以骄傲地说，他至今没有接受别人一分钱！

那些自诩的正义之士，你们除了在人们之间传递不断的责骂、憎恨和不信任以外，你们又在为这个社会做了些什么？

你们是勇敢地检举揭发了几家有色情交易的夜总会，还是去洗头房规劝人们检点自己的性行为？这其实对你们并不难做到。你们做了吗？我是因为自己的错而染病，你们可以指责我的道德。骂我可以，但骂我，甚至消灭我就可以解决这个社会的道德问题和 HIV 这种疾病吗？我没有看见谁像仇恨我一样，去仇恨那些色情场所，倒是看见有人呼吁公安部门的人来抓我。这种对比，鲜明得滴血！对一个将死的病人，你们口诛笔伐，毫不留情，极尽刻薄、憎恨之能事，发泄生活对你们的不公平，这很人道吗？在你们的内心深处，可以坦然面对自己吗？你们这样的人还好是少数，不然的话，不知道因为你们还要出现多少报复社会的病人。

如果我是输血感染的，恐怕你们又要指责我们的政府和医疗制度了吧？因为，你们永远是一贯正确的完人，你们最大的本领就是指责别人，而不是想着做点什么事情来改变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错误和不足。

有人说，黎家明在骗取同情。同情可以治疗疾病吗？同情可以让我死吗？同情不能洗去我的悔恨，只能让我软弱。理解才能给我勇气和信心，使我更坚强。

《最后的宣战》是我的一面镜子，它在我最后的日子，可以让我看见世界上还是好人多；让我懂得人性中善良、阳光的部分，也让我看见人性中丑恶、阴暗的部分。



《最后的宣战》在“榕树下”发表以后，有很多人在文章后面留言，在这里，我看见有人只敢去网吧，不敢去酒吧了。我看见有朋友真诚地想做艾滋病宣传工作的自愿者，有老师将这里的文字推荐给他年轻的学生们，有在医学院学习的学生立志攻克艾滋病魔，还有很多愿意和我做朋友的人们，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在我有限的时间里，做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事可以动摇我，只有死亡本身可以阻止我。健康的人们，去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吧！

有一次，我和约好的朋友见面，那是一次难忘的会面。

当时，我和他们的交往并不深，相互之间还不是特别了解，他们是健康的人。在这之前，我们通过很多次的电话，我知道他们希望帮助和鼓励我，相信他们是我可以信赖的好人。我考虑了整整三天时间，最后我决定和他们见面。他们为了让我放心，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都由我决定。约好的时间快到了，可是他们没有出现，紧张和怀疑令我浑身出汗。因为在这之前，他们曾告诉过我，有人告诉他们只要他们公开我的个人情况，就会得到很多钱，他们严词拒绝了。我看过很多新闻调查类型的节目，知道要想让一个人曝光太容易了。

约好的时间越近，我就越想走，原因很简单，我害怕。

我害怕什么呢？

以我现在的状况，本应无所畏惧，全力对付病魔是我最大的任务。我可以选择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去做，我甚至可以面对除了疾病本身以外的压力。但是，我不允许因为自己的错误而伤害家人。我根本不敢想象自己的家人如果知道情况，会遭受怎么样的打击。让家人知道，对于我来说，虽然可



以得到亲情的关怀和照顾,但看见父母家人为我承受痛苦,只有加深自己的悔恨和罪孽。对于家人,我不忍心看见他们将再次承受我曾经经历的绝望和痛苦,更不愿看见他们在倾家荡产之后眼睁睁看着我走,而无能为力。在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下,有谁愿意一个人孤独地飘零他乡?有谁愿意一手触摸死亡,一手工作才可以养活自己,才有微乎其微的治疗希望?我现在比任何人都想得到家人的宽慰和照顾,但我不想将自己心里压力和痛苦的释放,建立在家人的痛苦之上。这对他们太不公平,一人做事一人当,再难也得自己当。

我相信他们可以理解我的爽约,或者我将失去两个朋友。但在内心深处,我知道我会因此失去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东西——信赖,永远将自己封闭在一个漆黑、孤独的匣子里,一直到死……那时内心激烈的矛盾至今记忆犹新。当我决定留下来等他们的时候,我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约会的时间过了10分钟,他们才来了,行色匆匆。原来,他们发现有人跟踪他们,为了保护我,他们换了两趟车,所以迟到了。

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为我能度过一场信任危机,为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信任和关爱。后来,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直到现在。

我们共同赢得了宝贵的信赖和友谊!我渴望过正常的生活,渴望有朋友的理解和支持,我不愿意一个人躲在阴冷的角落与一个这么险恶歹毒的对手单打独斗。生病以后让我收获最大的就是,我终于明白只要真诚对待别人,不管对方是病人还是健康的人,就能获得真诚的友谊,这样我就不再是孤军奋战了。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种疾病如艾滋病一样，在精神、经济和社会层面上，带给我们人类如此两难甚至多难的困境。

青年伟鹏（化名）因为与著名演员濮存昕一起“出演”了防治艾滋病的宣传片，成了中国最广为人知的艾滋病患者，因此他的去世才格外地引人关注，也令人痛心。他是今年4月去世的。但是直到现在，除了家人和濮存昕这样的个别知情者外，人们只知“伟鹏”，却不知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也不曾见到他的真实面貌。他在出演防治艾滋病宣传片过程中表现出过人的勇敢，但因迫于种种压力，他又始终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两者之间形成的强烈矛盾和反差，恰好典型地折射出全社会在面对艾滋病问题时所面临的困局。

目前，医疗单位对受检者的情况仍然采取保密措施。这可以使感染者免受歧视，继续享有正常的生活和公民权利，也可以让更多有可能受到感染的人敢于接受检查。但是，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是否会继续传染他人将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自觉和良心。这是不可确定的。可是如果他们的情况公开，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他们的生活又将面临怎样的悲惨困境？

最早看见关于伟鹏的报道时，我和大家一样是一个快乐的、健康的人，无法体会他的处境和心态。但是现在，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当时是多么勇敢和坚强，又有多么艰难！

我想最重要的问题是：健康的人们如何更设身处地、从理解和人道的角度来看待艾滋病人，而艾滋病携带者和艾滋病人如何正确面对疾病和现实，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让人们了解这种可怕的世纪瘟疫，勇敢积极地挑战疾病，争取更



大、更好的生存空间,让世人知道艾滋病患者不是弱者。

尽管罹患精神病与感染艾滋病毒没有关系,艾滋病感染者却很有可能产生精神疾病,并且影响对抗艾滋病的疗效。主要原因是感染者承受社会压力,在自怜自艾的情绪中产生了“心病”。次要原因是艾滋病毒侵犯脑部,影响脑部功能而产生器质性脑症候群。台湾台大医院长期追踪住院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到了第八年时,179位存活的感染者有56.7%出现了精神疾病。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精神疾病主要是适应障碍,其次是器质性脑症候群。前者又是后者的二倍。心理压力及免疫功能的相互影响,都会冲击到感染者的身心状态。

由于在社会大众心目中,艾滋病是所谓不名誉、令人恐惧的恶疾,艾滋病情隐私的压力、诊断预后及药物治疗的期待与担忧、感染事实所引爆的家庭冲突,都让感染者难以承担。大约85%的感染者都承受着这些严重的心理压力。大部分的感染者最需要的是支持性心理治疗,例如家人、朋友的嘘寒问暖,在情感上的鼓励和支持,来帮助他们活下去,勇敢对抗艾滋病毒。严重的心理威胁及压力,是艾滋病毒感染者患精神科疾病的重要促发因素。在对几百名存活及死亡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比较中发现,已经死亡的感染者比存活的人更明显地有屈服、绝望和恐惧的心态。

2001年8月初,路透社报道说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艾滋病患者约有30%的人要求安乐死。这并不是由于疾病的痛苦,也不是对治疗失去信心。数天后,社会给予了回应:在一场重要球赛的开赛前,上千名志愿人员在球场上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红丝带,它向患者们传递着一个信息:我们支持你们,能治愈疾病的一天会到来的。



我在这里写的文字，努力争取真实地告诉大家我的生存状态。我不想让自己产生失去了社会关系以及丧失自我的感觉。交知心的朋友，不管是病人还是健康的人；认真工作，与同事友好合作，我要让我自己知道，除了身上多了一种病毒，我和健康人没有区别！

我很清楚一个在发病期的艾滋病患者的身体状态。我看过那些因发病而死亡的病人的各种照片，相信就是一个健康的人在看那样的照片时，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更不要说像我这样的病人了！发病的人只有躺在床上的力气，极度的消瘦，真正的皮包骨头，淋巴结肿大得如小馒头，除了眼睛因为消瘦会显得越来越大，几乎全身所有的组织都会越来越萎缩，丧失自理能力。我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头皮发麻，心像是被绞住了，接着呕吐了。我坚持看完这样的照片，就是告诉自己最坏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了。这给了我更坚定的求生信念和勇气！

如果，今天的社会现实环境不能让我们这样的病人公开自己的病情，我们至少也要为自己创造一个更乐观、更宽松、更积极的生存空间，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原先以为同样是病友，我们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都面对同样的敌人。但是我错了，我们之间也有误会，也需要理解和沟通。

有一个病友是这样对我说的：“我没有你那么伟大。因为我认为脚踩到了钉子，应该去包扎伤口。而坐在路边做样板以提醒人们小心钉子也是必要的，但无须表演得那么恐怖……本来社会上人们对艾滋病人就有了出于道德方面的歧视，你这么一弄，就更是火上浇油。某演员的评价一点也不错，你的文笔胜过几个宣传员。但恐惧艾滋病的现象



早已有，而对患者的偏见则变得越来越严重。读完你的文章，我觉得你的确是有一种为社会牺牲的伟大精神，而我是从比较自私的角度来看问题。我更关注患者在社会中的处境和地位。我只希望能减少人们对患者的误解。这误解本来已够深的了，患者的悲剧多由此造成。不应该用嫖客的形象来代表患者，这会加深人们对患者的误解，无异于在患者的伤口上撒盐。你或许会成为某个治疗艾滋病的中药的品牌代言人，或许可以得到免费的治疗药物吧……”

如果是一个健康的人对我这么看，我可以理解。可是大家同样是病人，他的话深深地伤害了我。我记得我这样对他讲的：“起码，我们都是同样的病人吧？艾滋病人还要分个三六九等？”

我用了很长时间让自己平静下来。脑子里一直在想，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代言艾滋病患者这个群体，只是想这个世界上少一点像我这样的人，为自己、为和我一样的病人争取大一点、好一点的生存权利。曾经有中药药商在我发表文字以后和我联系过。他们可以为我长期免费提供有关的治疗药品，但因为要有不实的报道，我及时拒绝了。其实，我只要默默地用他们的药品，根本不需要考虑其他问题。可是我害怕别的病友受到误导，所以我要说实话。我宁愿牺牲这样的机会，也不愿我的病友们受到伤害。我现在做的一切，难道真的错了吗？为什么连和我一样的病人都不理解我呢？这个问题困扰着我。

我试着从他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不是一个因为性、吸毒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当我看见一个像黎家明一样因为一夜放纵而染病的人在写关于艾滋病的事情，并不断被别人骂作嫖客艾滋病人的时候，我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呢？我理解他了，因为我会有和他现在一样的反应。

我主动和他联系，给他发了一封 E-mail，告诉他我写这些文字的想法：“虽然我是一个做过错事的人，但我无意伤害任何人。我在说我自己的故事，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了解艾滋病，理解艾滋病人，对我们的误会和偏见再少一点。尽管，我们的认识似乎是在误会中开始，但我想和你交朋友。我们应该团结起来，用我们的知识和智慧尽可能地为我们的争取更多的生存机会，相互鼓励和帮助，用坚定的信念挑战疾病，共同期待医学的奇迹。我们只有紧紧团结在一起，才会有更多希望！”

很快，我们消除了误会。我们像医生一样，相互询问对方的病情，当他得知我的病毒载量的时候，他吓了一跳，马上以他个人的治疗体会告诫我，免疫系统受到病毒的打击，想恢复太难了。他劝我尽快进行抗病毒治疗，也就是鸡尾酒疗法。感谢他对我的信任，我们成了朋友。他告诉我他的故事，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经过他的同意，我会在这本书里告诉大家他的故事。



你是否尝试让闹钟慢下来？

我住的小屋墙上有一个石英钟，正对着我的床。每次起床的时候，一抬头就可以看见它。

今天早上醒来，发现它停了。

我想它是在我睡着的某一刻停下来的，记得上床的时候，它还在滴滴答答地走。我支起胳膊垫在脑后，静静地看着停了的时间，恍恍惚惚地想：就在那一刻，一定有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也一定有新的生命降临，也许人数还是相同的。

这世界就像一个大客栈，生意兴隆，总是来来去去地热闹着。

有的人会住很长时间。如果是一个年轻聪慧的小伙子来投宿客栈，说不定会被客栈精明的老板和老板娘暗暗相中，让他和他们的独生女儿结了姻缘。慢慢地小伙子和他的妻子变成新的老板和老板娘，就一直住下去了。

有些客官来了，小二殷勤地倒茶，也从衣帽上知道大爷身上有多少银两，问了想要什么样的房间，是标准间还是豪华单人房或是总统套房。这时候，还得看客栈里还有没有剩下的了。有是当然好，没有就只有将就往下标准了。普通地住上几日，解了人困马乏，尝了客栈的美味佳肴，逛了当地的名胜古迹，终是要走的。



也有倒运的,刚进门还没摸清楚方向,就被迎面飞来的盘子打个正着,赶上什么江湖纷争了。或是刚坐下,言语之间无意得罪了哪位武林高人,被狠狠踢出客栈,落得众人哈哈大笑,那还有的住吗?

我是哪一种呢?就这么痴痴地看着停了的钟,胡乱地想。

房东太太洗涮的声音,生硬地将我从飘忽的思绪中拉回来,再看看手表,注定是要迟到了。想想自己今天没有什么事,爬起来和经理打了电话请了假。再回到床上,想睡却一点睡意也没有了。看着停了的钟,越看越别扭,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买电池给它换上。我有点害怕没有时间的感受:颓废和虚无。

其实,没有时间也好,好像周围的一切都忽然和自己没有了关系,没有特别想要的和特别不想要的,便也没有了生生死死的恐惧和烦恼。

生病以后,我有了一个新的通讯录,里面除了医生,就是病友的电话号码和E-mail地址,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伤心的故事。真想将我和他们所有的故事都写出来,可是我不能,就让这些故事永远地埋在我的心里吧。我的通讯录在加厚,病友也越来越多的。有朋友是快乐的事情,在绝境中有可以相互关照的朋友更是幸福的事,可是这样一个个鲜艳的年轻生命记录在我的通讯录里,意味着什么呢?

我无力阻止我和他们的生命正在进行的凋零。我总是能听见在黑夜里撕心裂肺的哭泣,感受着我们对命运的无奈和挣扎求生的辛酸。撕破沉沉乌云的闪电,可以看见一双双绝望但不放弃的眼睛。这一双双眼睛里,除了悲哀和忍耐,还有坚毅和勇敢……在我这些朋友身上,我看见了坚



强,他们在网上耐心安慰那些怀疑自己被病毒感染的人们,用一个个年轻而饱受磨难的心,规劝人们小心,善待生命,并用自己对生命最深切的体会激励所有身处困境的人们。

我小心地、努力地制造着属于我们的信心和快乐,尽可能多地传递给每一个人,因为此刻我还活着,我们还活着。

睡得越来越晚,醒得越来越早,我实在不想在梦中消耗宝贵的生命,尽管这样的病需要更多的休息和睡眠。我起来,坐在阳光下贪婪地呼吸早晨清新的空气,什么都不想,将整个身心浸泡在凉爽的秋风和清丽的朝阳中。

周末的时候,我喜欢坐公交车,到终点站,或者随便哪一站下都可以。

路过一个安静的小树林,就下车,靠在树下。我喜欢静静地仰视周围的一切,天空显得更高远,晴朗或是阴郁,都是那么壮丽。忘记呼吸,忘记明天的时候,看见轻云变换着身姿,轻易地逃逸出辉煌的苍穹,单是这一片天空竟有那么美。云儿有时是好心的和顽皮的,害怕我寂寞,嘉奖我这样关注它的人,在空中尽情表演着:我看见滚沸的牛奶,杯满四溢;少女千姿百态的舞影,在若隐若现的纱巾中飞扬;儿时最喜欢的棉花糖,现在是如此的大,厚重绵软,引诱我将全身投入其中,追逐那甜蜜的回忆。也有怪兽狰狞的面具,现在已经吓不了我了,清风一阵,云儿慢慢游离、消失……

蓝天乍现,澄净明亮,如蔚蓝的海水沁透心田。我的生命是不是也随着不可捉摸的命运,如云般变幻?或是一声拂动云烟的叹息,在永恒中飘闪、升腾,然后消失?

我不再需要急急忙忙地赶到什么地方,不再在意忙忙碌碌中的急功近利,可以从容地放缓脚步,欣赏路过的所有景色。曾喜欢速度和动感带给自己的快感,没有想到慢下来



也有这般美。你可以看见天云美焕美伦的舞蹈,听花叶的吟唱声;清风过耳,我向清风微笑,向自己微笑,向所有的生命微笑……

今天的阳光很好,忽然有逛街的冲动,我为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感到高兴。因为不是节假日,大街上人不是很多,在阳光中我施施然地逛着。路过一家商场,想想自己当初刚知道被感染的时候,将秋冬的衣服剪的剪,烧的烧,天也凉了,该买新衣服了。这也是我生病以来第一次给自己买衣服,试衣服的时候,心情很好,还和营业员说笑。努力让自己不去想,到底还可以为自己买多少次衣服……想想难得偷懒不上班,难得买到自己喜欢的衣服,难得中国足球现在踢得这么好,难得今天有这样的坏心情。

生活中,我们对没有得到的东西,不能奢望的太多。得不到的东西是会变化的,越是长久地想啊,念啊的,越会变得更虚幻的美好。如果有机会拥有,请一定珍惜啊!不要忘记你曾如此地想要得到它,比如一块精美的手表,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平静的爱情,平凡的生命。如果没有机会拥有它,也请快乐吧。就像现在的我,新衣服是拎在手上,还没有穿,但心里已是满满的穿新衣的欣喜。

生病以后,我尽量克制自己不去想家和家人。每一次的思念都侵蚀我好不容易建立的平静,像一根钝钝的针慢慢地刺向我心深处。公司有一趟苦差,大家都不愿意去,我去了。旅途是辛苦的,特别是对于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可是,我可以有机会多看看祖国美丽的山山水水,体验不同的风土人情,我去了。过去,每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很喜欢留影纪念。现在已经很少照相了。原来也想过,留下一些有笑容的照片,可以告诉亲人,那时候我很快乐。但我无法想象当亲



人看见它们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心情,便不敢留影了。

你们还好吗?我的家人。只有在“榕树下”,在这里,在我的文字里,不孝的儿子告诉你们,我一刻也没有忘记你们,我牵挂你们的身体,每一天都在祈祷你们的快乐和平安,每一天我都在体会你们突然失去我以后的悲哀和痛苦。我全部的努力就是为了这样的日子来的晚一点,晚一天也好!

明天最终会变成今天,你是否尝试慢下来?



我的圣诞礼物叫坚强

生命的树,从一棵刚刚发芽的幼苗到参天大树,终将落叶纷纷,而留给世间可以回味的绿阴和果实,也许比生命要长一点。即使是一棵夭折的小树,也一样要经历成长的快乐与磨难,体验死亡的痛苦和解脱。

生命很像火,燃烧,熄灭。在这个过程中,有时轰轰烈烈,狂舞劲歌,灿烂夺目;有时只剩下星星之火,在黑暗中忽明忽暗,随时可以熄灭,青烟不知道是不是火的遗憾。

生和死,是一个房间的两扇门而已。我们在这个房间里度过我们的一生。在生命之门开启的同时,死亡之门也应声悄悄打开。

在死亡之门前面,有美丽的彩虹,广袤的草原,雄伟的高山,灿烂的阳光,碧蓝的海洋,所有的壮丽的自然景观;还有温暖的床和沙发,美味的酒和食物,有电话、电脑、电视和音响;还有激越的爱情,纯洁的亲情和真挚的友情,有永远无法实现却可以一生经营梦想……这一切的美好情物都有负面的、消极的、丑陋的东西缠绕。人们努力清扫这些丑陋的东西,然后获得美好,美好因此显得美而珍贵。仇恨、欺骗、偏见、背叛、歧视、怀疑、战争和灾难就是美好身边的丑陋。

正是因为有很多的美好挡在死亡面前,所以人们快乐



地生活着，或珍惜或浪费，因为看不见死亡或不愿去想、去看。我是直接就走到死亡之门的门前，在最短的时间体会伸手可及的死亡。来不及躲，来不及设想未来，来不及麻醉自己，只能反过身子，看死亡门前的美好。

在我全力奋起自救的时候，听见的却是噩耗连连，再一次感受生命的脆弱。灾难在累积，痛苦已经变得麻木……

对于我而言，这已经是第三个医生、第四次建议我马上使用联合疗法（鸡尾酒疗法）进行抗病毒治疗了。原先坚定的信念开始动摇。无论在网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的医生，他们都是这样说：如果是通过性的途径感染 HIV 病毒，至少有 3~5 年的无症状的潜伏期。可是我身边加上我已经有四个和我年纪相仿，一样感染途径，感染最长时间不超过 3 年的朋友被医生建议马上使用联合疗法，否则后果……这样的建议，对于我们几个，在新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无异于雪上加霜，使我们更加感到无助和孤独。本来，在这个传统的团圆和吉庆的日子，对于我们就有一份浓浓的哀愁隐藏在内心深处，更不要说现在被建议开始治疗了。

通常检测结果出来的时候，我和小舟通完电话后，又会和小高、小陈和小方通电话。他们也和我一样，和一个病友讲完，又和另一个病友通电话。我们相互安慰着，像在寒冷的荒原上相互依偎的迷途的人。

医生的建议几乎让我崩溃。除了治疗的巨大费用，最担心的是服药后的副作用将令我无法再继续工作。而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对于我同样意味着死亡。一直以来，我坚定地告诉自己 and 病友：努力用这几年的时间，趁身体还可以承受工作，好好努力，多挣一点钱，时刻准备着治疗。这样，就有机会等待更新、更有效的药物出现，总有一天奇迹会出现



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几个的病毒载量和 CD4 细胞记数都达到了国际公认的 30000 和 250 的治疗标准？而且我们几个的病毒载量不仅远远超过国际治疗标准的几倍和几十倍，更超过一位已逝去的病友小路临终前的病毒载量的许多倍。为什么这么快呀？！

医生是什么？也许是死亡最后的信使，也许是人类健康终极的法官，也许是一个刻度，告诉你离死亡还有多远。

大多数时候回到自己的小屋，很累，根本不想烧饭，就想躺下睡觉。可我知道营养对我的重要，就像一个朋友反复对我说的，不管想不想吃，一定要强迫自己多吃一点东西，多积累一点营养，那是我们与 HIV 病毒最后决战时的本钱！他有时会打一个长途电话，就是为了问我今天都吃了什么，从早饭问到晚饭，很仔细，想敷衍都不行。回来很累的时候，就哼哼自己喜欢的歌，让自己笑起来；烧饭的时候，自己和自己说说话，说味道好极了，说手艺还行什么的。这样很有效，可以忘记疲劳，增加食欲。一开始买菜，我都不知道什么样的肉和菜是新鲜的，什么样的是不新鲜的。有时买回来的肉煮很久都咬不动，或是不新鲜。于是就只买一家的，慢慢和摊主熟了，成了老顾客，可以不用担心买到不好的肉。摊主是北方人，乍一看，舞着刀，满脸横肉，煞是吓人，其实人很好。知道我是一个人，从来不卖给我太多。有时他还会在案子底下给我留些好的猪肉，还和我聊上几句，开个玩笑。

人与人之间，只要有信任，可以减少很多麻烦的。我喜欢信任别人，也喜欢被别人信任。那样很快乐，可以分享很多别人的世界，自己的世界也就开阔了许多。

“姐姐”的妈妈最关心我的，叫“姐姐”给我寄来了奶粉和毛衣。那一天，真的好快乐。回到家，抱着毛衣和奶粉，一



个人傻笑了半天。想象中那是我妈妈给我寄来,事实上这是一个不认识的好妈妈对一个不认识的坏儿子的爱……

意外的温暖,是这个寒季给我的惊喜。这些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喜欢仰起脸,闭上眼睛对着太阳,尽力收集最多的阳光,感受阳光温柔地在身体里随血脉汨汨流淌,觉得自己有生机和力量。这时候,总不由自主地张开双臂,有想拥抱什么的冲动,可能是一个人孤独得太久了。

曾经看到一个文章,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马丁,原来是一位医生,竭力反对把实情告诉癌症患者。他认为,在美国630万死于癌症的病人中,80%的病人是被吓死的,其余才是真正病死的。他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让一个死囚躺在床上,告之将被执行死刑,然后用木片在他的手腕上划一下,接着把预先准备好的一个龙头打开,让它向床下的一个容器滴水。伴随着由快到慢的滴水节奏,那个死囚昏了过去。1988年,他把实验结果公布出来的时候,虽遭到司法当局的起诉,但他用事实告诉了世人:精神才是生命的真正脊梁,一旦从精神上摧垮了一个人,那么生命也就变形了。

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人所处的绝境,在很多情况下,都不是生存的绝境,而是一种精神的绝境——只要你不在精神上垮下来,外界的一切都不能把你击倒!

我想这句话对所有正在面临,或是即将面临生活中艰难坎坷的人们都有非凡的意义——因为精神无绝境,它是生命真正坚强的脊梁!

暗云沉沉,冬雨,北风。在寒冷的夜里,由不得我拒绝的霏霏的细雨中,橱窗里的圣诞老人和彩灯,感觉有点陌生,有点提前。今年,我的圣诞礼物会是什么?只是那一盏高楼里橘黄的灯火,就想到了温暖的家,使劲甩甩头告诉自己:



不能想,不要想!这样的思念顽强地带着悔恨,常常有一种想喊,想揍自己的冲动。拉开衣服的拉链,放开收缩的身体,挺起胸膛,让北风吹吧,把悔恨的影子吹散,把对家的思念吹远,把软弱的心吹得坚硬。

在超市里,想给家里人选一点礼物,快过节了,很多人,很热闹。忽然间,五颜六色的商品好像全部变成一张张奇怪的笑脸,在飘动,没有声音,喜庆的红色像流动的血液,我成了整个超市最多余的,最没有目的的人,隐了形一样,人们看不见我,我看得见他们,心里没有一点恐惧或喜悦,完全是一片空白。我很害怕这样,我是怎么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我想奶奶、妈妈和爸爸,我要看见他们,对他们说:我爱你们!在外边的日子里,我一直都在想念你们。我一个人在外过得很好,真的很好。

如果,你看见我的文字,马上,请马上在最快的时间,对你的父母和亲人说:我爱你们!我一直深深地爱着你们!不要害羞,不要迟疑,不要只是放在心里面。这样的机会也许会很多,但它不是一直都在那里等着你的。让我们这些面临重重苦难的儿子们,为自己深爱的伟大母亲坚强而有意义地活下去吧!

弥漫的阴冷,遮不住肃穆的教堂赞美诗的声音,无意中发觉自己经过了一座教堂。门口老妇人善意的笑,温暖而真诚,牵引着脚步的停留。她递给我一本打开的圣经,我就这样走进教堂。在茫然的时候,周围有人给我指引了座位。在教堂里待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我明白了神是什么。那就是给繁复的心宁静与平和,让悔恨知道善良与感恩,让软弱变得坚强和快乐。而这一切,都必须依靠自己!坚强也许就是这个圣诞节,我最好的礼物!



再见,我的 2001

2001 年,是中国人的幸运年。

我的 2001 年啊,那是怎样的一年啊! 一个在春天的生命怎么样用春天来理解生命的冬季? 混沌无知的年轻舵手,在险恶湍急的浪涛里,怎样驾驭那一叶行将破碎的独舟?

新世纪的美好,原本是可以属于我的,伸手可及,现在才知道自己曾经离幸福那么近。原有的快乐和宁静若隐若现,在如今苍白的岁月水流里,短短地停留堆积,来不及形成一次远航的标记,就在浪潮里摇摇晃晃,浮浮沉沉,如细密的沙砾转瞬间消散得无影无踪,沉静在黑暗无底的河床之上。只有在潮起潮落的时候,轻轻荡起,闪烁出星星光亮,发出丝丝声响——犹如生命再次的轻叹……

就在憧憬新世纪里所有的美好的时候,在想要收获那些曾经以为是浪漫和自由的时候,在如此不经意间,我根本没有防备。惟一一次偏离了生活准则的时候,新的世纪给了我一个无法承载的世纪礼物——HIV 病毒。

终于,在我听到“想了吧,做了吧……”,“爱,就爱了吧……”这样的歌声,就会充满仇恨和心如刀绞之后,在我的身心被悔恨和病毒剿灭到只有深刻惨烈的绝望和麻木之后,我开始学习平静,学习重新树立面对生命的信心。到现在我只明白了一点——除了勇敢和期待奇迹,我别无



选择。

爆竹声隆,烟花四起,就这样跨入了新的一年。

今夜,我穿上自己最喜欢的衣服,很仔细地梳理头发,对着镜子,甚至不知道是看现在的我,还是在努力找寻过去的光阴。然后,关上门和窗户,拉上窗帘。我静静地坐着,《图兰朵》的“今夜无人入睡”已经开到最大声音,掩盖住实在不想听到的爆竹的喧嚣,没有人打搅我,没有思想,飘在空空的音乐里,在这新年之夜。今夜,无人入眠!

历经艰辛,我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安定在这个陌生城市的角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所有人的眼睛里,我是一个快乐的工作的年轻人。只有夜晚来临的时候,通过电话和网络,我才会暴露自己作为一个病人的真实情感。我和病友们开始交流最新的治疗资料、各自病情的状况,倾诉郁闷在内心的焦虑,一起期待各自的奇迹。

毫不夸张地说我现在视工作为生命,没有工作我就没有一切。因为自己的努力,现在薪水涨了,虽然不能和每月鸡尾酒药物的价格相比,但我已经很高兴了。工作的压力很大,真不敢想象一旦失去工作我该怎么样活下去。如果必须用药的时候,药物的副作用还能让我正常工作吗?事实上,自己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胡思乱想。就像“姐姐”一直反复对我说的那样:家明,你已经经历了生活和生命的最低点,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击你了。你现在的努力,就是从最低点向上攀升,好运气一定会降临到你的身上的,你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

虽然我的 CD4 记数越来越低,但病毒没有继续增长。也许,是老天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坏,让我还有一点时间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也许,是这里所有善良的朋友们的祝福感



动了老天，阻止了 HIV 病毒浩浩荡荡奋勇前进的脚步。今年最好的消息就是用于治疗艾滋病的几种药物的价格下降了 2/3。国家越来越重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整个社会越来越了解并能正确面对艾滋病和病人。

清冽的风中，淡淡的阳光下，一天开始了。我看见了、听见了、呼吸了、触摸了冬天。在这个新的我完全可以把握，可以静心享受的早晨，走在结冰的路上，追逐着口中呼吸出来的白色的热气，在一样匆忙赶着上班的人群里，我是心满意足的，快乐平静的。

匆忙的人群也是一道长长的风景，每一个不说话的面孔都是一个故事。那位昨晚肯定应酬得太晚，脑袋后面顽强翘起的头发在提醒：睡眠严重不足，体力透支。这位有惺忪的眼睛，紧抿的嘴角，压力太大了吧，也许可以放低一点自己的理想，你还有明天，还有时间，不要太急。还有耷拉着脸的，昨天的烦恼和明天的困难不应该影响今天的轻松，也许今天有好运，对吗？美丽的女孩，别让风吹乱你的长发，青春真好。一个上学的孩子，红彤彤的脸上有掩不住的笑，自己和自己嘀咕着什么，是沉浸在动画书的情节里，还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准备告诉自己班上的同学……

也只有那个被捂得严严实实只剩下一对调皮乱转眼睛的孩子有心情和我一起，好奇而快乐地感受这个冬晨。还有三分钟我才会迟到，干净柔顺的头发，整齐的衣服，轻松的心情，一个没有遗憾的早晨。不知道有没有美丽的天堂，天堂的早晨是否一样如此清新，如此迷人？

飞乐编辑转寄来苏州一位朋友给我的圣诞贺卡和一条围巾，没有留地址的女孩，谢谢你！像你在贺卡中说的那样，我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感受到了那一份珍贵的温暖，谢谢！苏



州应是那个我梦中的秀丽水乡,最喜欢金庸老先生在《天龙八部》里面对姑苏水上人家还有吴侬软语的描述。是的,有时人可以放下一切,甚至是生死,却难以割舍一段缠绵的情感,一段刻骨铭心的爱的回忆,我现在就是这样感受着。但是,想想我现在的情况,你应该还是可以重新快乐起来的,对吗?祝福你可以重新找到真爱!

我很欣赏美国两位体育明星,并以他们为榜样鼓励自己。

一个是篮球明星约翰逊。今年是他确诊 HIV 的十周年,现在的约翰逊仍然活跃在球场上,和年龄比他小一半的对手们打球。现在,除了打球,他还经营着一些剧场、咖啡馆和餐厅。他脸上的微笑仍然像过去一样灿烂。最喜欢他在十周年纪念活动时的一段话:“药物、我自己、上帝,都尽了各自的一份力量,我感觉很好,事事顺心,我感谢生活,每天对于我来说都好像是一个节日。11月7日对我来说,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另一个就是跳水王子洛加尼斯。曾经,同性恋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这两个秘密一直深深困扰着他。有一段时间,伤病缠身与感情孤独使洛加尼斯对毒品产生了依赖性。本来性格很柔顺的他,一直受男朋友的感情虐待、人身控制甚至强奸而又不能自拔,但在好友的帮助下,特别是美国跳水队女将麦基多年来一直为他排忧解难,并敦促他正视人生,他终于有信心走出困境。充满洛加尼斯苦痛心声的自传《破水而出》(与埃瑞克·马科斯合写),1995年2月由兰敦书屋出版后,迅速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第一名。洛加尼斯还积极宣传有关艾滋病知识,他呼吁人们及早做 HIV 测试,“因为正确的治疗可以大大延长生命的年限”。洛



加尼斯说：“我常常想在跳水之外做点其他的事情，也许我的故事可以阻止哪怕一个青少年感染艾滋病毒，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人们视我为榜样，我实在是受之有愧。我和大家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孰能无错呢？”

我精心收集了他们的照片，他们是我的偶像，因为他们不仅在各自的体育项目上是最杰出的明星，在另一个挑战世纪病魔、挑战命运的赛场上，他们一样是伟大而勇敢的榜样！

由于某些人不负责的报道和言论，引发了一场关于我的真伪的议论。尽管大多数的病友鼓励我、安慰我，谴责那些人，也有一些没有见过面的病友开始在言语之间透露出疑惑。

有一个朋友已经确诊为 HIV 阳性，比我小两岁。因为对疾病的恐惧以及不想让他周围的朋友和家人知道的心理，让他在治疗和检测上走了很多弯路。我们通了很长时间的 E-mail，慢慢建立了相互的信任，交换了电话。他所在的城市还不能做病毒载量的检测，所以我给他联系好了医生和医院。讲好我去车站接车的，但是当我在火车站门口和他通电话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他的犹豫。他说：“还是不要见面了，我明天自己去看医生吧。”那一刻，我难受极了，我问他：“你是不是在哪里看见有人说我不是病人？”他沉默了。我理解他。在我最初确诊的时候，甚至到现在都特别害怕别人知道自己是这样一个病人，有时是十分敏感和紧张的。

后来，他提出见面，我们终于见面了。一张娃娃脸，一个双肩包，一双前卫的运动鞋，和年龄不相称的是目光里满满的迷茫和绝望的痛苦，我太熟悉这样的眼光了。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拿出一个苹果来，自己咬了一口，递给我，然



后对我说：“你敢不敢吃？”我接过苹果，在他咬过的地方咬了一大口，嘴里说很甜，心里说，很苦。我看着他的眼泪滚滚落下。他说：“大哥，对不起！”我说：“不怪你。”

我该怪谁呢？

我们就这样成为了朋友，我有了病哥哥，也有了病弟弟，用难兄难弟来形容我们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我很骄傲的是，我传递了快乐和信心给他。说着话就会哭的他，开始有笑容了。在电话里，我也可以渐渐听到他越来越多的笑声。



活着真好

我现在住的地方靠近郊区，晚上有很多不知道名字的小虫子在歌唱。他们的叫声是我最好的催眠曲。就是蚊子太多。还好蚊子不会传染这种疾病，除非有1只蚊子连续叮咬我3000次，而1只蚊子一次吸饱血后，就不再叮咬别人了。

每天下班回来的时候，我会去菜市买些菜回来。大米是房东太太给我的，还告诉我是她家乡的亲戚自己种的，与外面买的不一樣。确实，每一次煮好后，一揭开锅真的很香。我和房东家里共用一个厨房，洗菜做饭的时候，我们一起闲聊。房东太太退休了，但出乎我的意料，她还很时尚，知道哪个电影明星现在最红，现在流行什么保健品，特别爱看古装电视连续剧，很投入，最喜欢《铁齿铜牙纪晓岚》和描写明清皇宫的港台电视连续剧。烧饭的时候她经常过一会儿就来看我一下，告诉我应该怎样做才对。我跟老太太学会了很多我过去不会做的菜。她要是烧什么好吃的会送我一小碗，我也会帮她写写信，修修开关插座，倒倒垃圾什么的。

我每次下班回来，她和老伴都会笑着和我打招呼，说一声，回来啦！于是，回到小屋也就有了回家的感觉，真是远亲不如近邻。我很喜欢这样的氛围，有平易的交流，有朴实的关心，轻松而温暖，真好。有时也很害怕，如果他们知道我是一个病人，我将失去现在宁静的一切。

没有杂念的时候，生命的感受也许会更真切，或许那就



是神明所指引的境界。有一个朋友希望佛可以拯救我,他坚信佛的力量可以平静一切妄念,给我宁静祥和的心境。他给我寄来经文,希望我相信,要求我诵吟,并害怕我念错那些深奥冷僻的经文,细心地为我在几千字的经文下一个一个标注了汉语拼音,真心感谢这位朋友。

我也去过教堂,感受纯净的神圣的氛围。不管有没有神明的存在,我更愿意相信我自己和我身边善良的朋友。其实信仰只是一个引渡的桥梁,快乐和宁静的心境才是最重要的内核。如果有神明,他现在该给我微笑了,我现在的心境比以前更加平和,对于 HIV 在我身体上不断奋勇前进的标记我实在是懒得理会了。

我不知道生命的质量是以什么为标准的,但我知道那绝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平凡、平静,像健康的年轻人一样,有自己的朋友可以交流,可以相互帮助,不让父母家人为自己担心,给他们快乐,做自己想做的有意义的事情——这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曾经讨厌工作,觉得那是为了满足自己需求的手段和生活中必须但令人不快的负担。那时,对于工作,我曾幻想不劳而获,期待长久的假期。工作变成是旅游的路费,是为漂亮衣服和美味食物埋单,是周围的人认为我能干和有前途的眼光。可是现在,我觉得工作真好,能工作真好。投入地工作可以忘记很多烦恼,面对辛勤工作后换来的成果,充实而自豪的快乐令我陶醉。因为无须再想什么名利,只知道自己在为世界创造着什么,尽管是那么小,甚至微不足道,但这样单纯的努力让我品尝了成功的欣喜。生活的范围不同,那么成功的范围也就不同了,但性质和意义一样,因为都是创造,同样可以享受工作成果带来的快乐。



我有一个病友，只有 26 岁，已经是一间公司的总经理了，几乎每一次给我打电话他都会告诉我在不同的城市和国家出差。每一次电话，很少的时间我们谈论病情。简单地相互交换一下最新的治疗和药物的信息之后，他就开始给我描绘他所在的出差的地方，那里奇异的风土人情，美丽的自然风光，谈的最多的就是他的工作进展和成果。他的病情可能比我还要重一些，可是工作带给他的快乐让他几乎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这种快乐也深深地感染和影响了。2001 年 9 月 12 日，他打电话说：“你知道吗？本来我准备在 9 月 7 日去纽约的，我的合作伙伴的公司就在世贸中心 B 楼。后来临时取消了行程，否则，我死定了。我也算是逃过一劫，大难不死。”说完后，他就放声大笑起来了，一种豁达的豪气和淡淡的无奈也随电话传了过来。

他在同年龄人中绝对是一个优秀的人，对他我一直有一种天妒英才的感觉。有一天，他告诉我他注册了一间公司，我当时很不理解他。要知道，他是在开始使用鸡尾酒疗法的时候，在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的情况下开的公司。他几乎将自己所有的积蓄投入到他的事业中，而不是留作治疗，这是怎么样的勇气啊！用他的话说，来世间一次不容易，一个男人不能没有自己的事业，现在根本不在乎赚多少钱，在乎的是自己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也不枉今生。

优秀如他，如果没有染上 HIV，却在“9·11”事件中丧身，不过是造化弄人的一个悲剧。而现在，我和他都活着，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追求自己的快乐和生命的价值，这样，我们才会有最小的后悔，最大的幸福。

我的另一个病友是因输血而感染上 HIV 的。他的生活因此变得阴郁灰暗。第一眼看到他时，像是见到一个生机勃勃



勃的弟弟。但是记得有次愚蠢地问他,怎么打算未来。一瞬间,所有的阳光从他的脸上消失了。他狠狠揉捏着手里的饮料瓶子,手一直发抖。然后,他恨恨地说:“我会结婚,我要生孩子,要像所有的人一样生活,这不是我的错。”可是,他眼中的迷茫绝望,分明在告诉我他的矛盾痛苦。就是这样无助的眼神一直在我的梦中出现,在这样的眼神面前,我说不出安慰他的话。

不记得安慰和鼓励过多少个朋友,他们中有和我一样确诊为 HIV 阳性的,有还在等待窗口期的,有不敢去检测的,有检测为阴性却总也走不出 HIV 阴影的。我总可以说点什么,起点作用,给他们带来一点希望和快乐。而面对这个比我小的无辜的朋友,我才感觉到自己的无能,觉得自己给他的鼓励和建议是那么苍白无力。看我感受他悲哀的坏心情而又束手无策的焦急的样子,他居然搞笑地学着电影里黑社会老大的模样,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弟,不要太紧张。我只有强作笑脸。

我正在为他查找大量的国内外的资料,希望能够与和他这样的病人有关的基金会取得联系,给他实际的帮助。希望我的努力可以让他看到希望,冷静下来,仔细考虑好如何面对现在的爱情,明天的婚姻,还有关于三代人的家庭的未来。这一段心路我走过,知道有多难,而他更难,因为他比我小,而且无辜。

有一次,我在外地和他通电话,他说:“快回来呀,大哥!”我实在不能忘记,也无法面对那样的声音和眼神。好在他现在病情稳定,还能踢足球。老天呀,保佑他可以永远不发病!保佑我们可以看见医学的奇迹!

有一期央视《实话实说》节目,是关于艾滋病的内容。节



目中,有两个病人在现场。小李,在上高中的时候,因为意外在医院接受输血治疗,然后在大学的时候义务献血,检查的时候查到了。小张,生孩子输血感染,后来医院做得很不负责任,通知了她的单位领导。医院里的人为了逃避责任到处乱说,说她不知道是怎么得的,一个无辜感染并被丈夫抛弃的普通妇女。

看看这两个病人的出场和退场就可以知道,在现在的中国艾滋病患者是怎么样的处境。他们两个感染艾滋病毒的原因与道德无关,是无辜罹患疾病的人,他们为什么还要将自己隐蔽在毛玻璃的后面?主持人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请小李和小张先退场。

是什么样可以理解的原因使得两个无辜的患者无法在大众面前现身?是什么样可以理解的原因使他们不能公平地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

还想起一个很好笑的报道——住杭州上城区的张女士这几天遇到了一件又好笑又心急的事。有一天,她才12岁的儿子很严肃地跟她说:妈妈,我得了艾滋病。张女士说,儿子最近脸上是长了些东西,可不知为什么小家伙看到一些关于艾滋病的资料便自己对号入座地对上了。让张女士哭笑不得的是,儿子还十分认真地要求:千万别跟爸爸、外公说,免得他们担心。由此可见,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感是如此强烈,但对它的传播途径及早期症状等基本知识知晓率却很低。

这是最近我看到的一个关于艾滋病的最轻松的报道。有一点是可喜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不同的人群开始逐步知道艾滋病了。我们不可能看见整个社会在1~2年的时间



里,在对待艾滋病的问题上,人们科学健康的观念有多大进展。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以传统文化为主流的东方国家,对艾滋病的正确观念的形成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能多宣传一点就多做一些吧。

大众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歧视是很难在一时间消除的。濮存昕说:“我就觉得你要是歧视艾滋病人,你排斥他,你对他不尊重,就是不人道的。因为他没有伤害你,你为什么歧视人家?因为排除了血液传染和性传播这两个途径,他干扰你什么了?你为什么要让他从你的隔壁搬开?你为什么不让他工作?你为什么让孩子从学校离开?”关心、帮助和不歧视艾滋病患者,是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重要方面。对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的歧视不仅不利于预防和控制艾滋病,还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疾病受害者,应该得到人道主义的理解和帮助。艾滋病患者有权利在一个友善、理解、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积极地生活。难道非要将病人逼到无法承受各种压力,报复社会为止?迎战艾滋病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每个人都不是无事可做。

对我而言,我是幸运的。到今天,我遇见的医生都对我那么好,把他们家里的电话告诉我,牺牲他们的休息时间,耐心而细致地给我解释病情,鼓励我树立信心。我还有很多朋友,不管是健康的人还是病友,他们一直在鼓励和帮助我,给我勇气和力量。

我现在说,我不怨恨生活,不知道有没有人相信,但那是实话。

曾有病友和我开玩笑,他说:“你现在发了吧?”

我问他:“什么意思?”

他说:“有那么多媒体连载你的《最后的宣战》,你一定



有很多稿费吧。”

我说：“我知道有很多报纸在连载，像你们那里的《广州日报》等等，可是至今我没有收到一分钱的稿费，真的。榕树可以作证，老天可以作证。”

他说：“他们也太不像话了，就是普通的作者，这样的情况也该得到稿费呀！都连载你的文字好几个月了。”

我说：“原来也没有想到，我总不能和人家说，我是黎家明，给我稿费吧。其实，只要有人看，有人可以获益就好了。”

有一次在火车上，我身后的座位上有几个年轻人在聊天。我看见他们中有人是背着手提电脑的，想必是某大公司的职员，和我差不多大。年轻人在一起是快乐的，他们天南地北地神侃。忽然，我听见他们说到榕树下网站和《最后的宣战》。他们聊到黎家明的真假，《最后的宣战》是不是炒作等等。我不敢回头，只是竖起耳朵仔细听。他们中有人说，黎家明是如何倒霉，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事，你会怎么样？听着他们五花八门的奇异想法，我暗想如果我站起来，告诉他们我就是黎家明，不知道他们的表情会是怎么样的，我偷偷地笑了。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的生活中，听见别人谈论我的事情，有点紧张但还能平静自己。

最令我欣慰的是，这些和我一样大的有着美好前途的年轻人，他们会变得小心，他们开始知道 HIV 离他们不远，HIV 不再会轻易得逞。

我的遭遇和我的文字，给了我一个崭新的眼光来看待生活，触摸生命，为自己和朋友创造一种纯净的快乐，与沸沸扬扬的名利无关，与轰轰烈烈的伟业无关，与生命的长短无关。



保卫母亲

过年,在记忆中都是快乐和憧憬。

可是这个新年,我不快乐。在一家医院住着两个我最爱的人,奶奶和妈妈。她们和我一样在生命的边缘挣扎,抗争!

我从小是奶奶带大的,奶奶的宠爱和慈祥给了我幸福、甜蜜的孩提时代。记得为了我喜欢的那组电动玩具,奶奶偷偷卖了几乎跟了她一辈子的戒指;上中学的时候,因为功课忙,去奶奶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多少次是奶奶气喘吁吁地换公交车来看我;在大学,每次开学离开家的时候,总是奶奶悄悄背着爸妈,偷偷将她老人家平时积攒下来的钱塞给我……而我又曾为她老人家做过什么呢?曾买给奶奶一套保暖内衣,奶奶逢人就夸我,总舍不得穿,直到今天奶奶撒手人寰,才穿上它……

奶奶走得很安详,很平静。奶奶爱干净,几天前,她就不进食,不喝水了。她老人家一辈子不愿意麻烦别人。她说,她这一辈子很知足,遗憾的就是没有看见我结婚,喝上我的喜酒,抱上重孙子。嘱咐我清明的时候,一定要带上我的孩子去看看她老人家。

那一刻,跪在奶奶的床前,我号啕痛哭。没有人能体会我内心的痛苦。奶奶,我今生永远也实现不了您老人家的遗愿了,我是一个不肖的孙子。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奶奶您慢



慢走,我很快就来找您。我想像小时候一样,在您的怀里安静地睡去,再也不要在这个世间,太苦了,太累了。奶奶,您慢慢走,我就来的。

那一刻,我多想扑进爸爸的怀里,告诉他这么长时间以来,我有多苦,我真的快要撑不住了。爸爸在我心中一直是严厉的,坚强和乐观的,但现在我宁愿爸爸打我,骂我,也不想一个人苦苦支撑了。可是,看见爸爸苍老的面容,渐渐灰白的双鬓,还有失去奶奶的憔悴和悲伤,我怎么忍心再给他添加打击。

在妈妈的病房,我从来没有叹过一口气,总是将微笑和乐观传递给母亲。不管看见妈妈因为化疗后虚弱而苍老的面容心中有多难受,我一直坚强地笑着。妈妈说:“孩子,一个人在外,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呀,千万可别生病。我只想你和爸爸身体好,别的什么都不重要。”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心痛得打颤。

妈妈的呕吐渐渐地厉害了,头发也纷纷地落,梳理头发有时是很艰难的事情。可是妈妈一直把最好的状态给我们,将头发梳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给我和家人虽然苍白但最自然、最美丽的笑容,妈妈真美。

我曾经想努力工作,赚很多的钱,让一辈子操劳的父母可以住进我为他们买的大房子,可以游历祖国的山山水水,一生辛苦,老来可以好好享受一下生活。我没有做到,也没有机会实现这样的梦了,甚至不能像一个正常家庭的孩子,过一种最普通、最平静的生活,给父母一份平安是福的回报……

噩梦不会因为你的苦难就停止它的脚步,它像现实生活中那些绝情的人一样,冷酷而残忍地将恐惧和悲哀狠狠



砸进我的梦里，分量远远超过了我当时知道自己感染了HIV的时候。

我一直咬紧牙关，给妈妈说那些得了绝症却永不放弃，结果奇迹般战胜绝症的勇敢的人的故事。在说这些的时候，好像也是对自己说。也许是由于自己的经历，我更了解妈妈的心情。妈妈有时也显出很乐观的样子，我也感到那是妈妈为了我和爸爸而强做的欢颜，但我还能给妈妈什么呢？有一次，妈妈说：“我很高兴，我的儿子长大了，成了一个坚强的小男子汉啦！”

妈妈，我不想做什么男子汉，我只想做一个真正可以孝敬您的乖儿子，可以和您一起共进退，同生死。虽然我不能在您的面前哭，不能将痛苦、悔恨和委屈告诉您，但那割不断的亲情，只要血液还在流淌，它就是心中永远的痛和永远的希望！我不再奢望老天给我什么，只相信自己，相信心中的不灭的希望火焰，相信心中的不灭的亲情火焰，让我燃烧得光辉灿烂，快乐无悔！

妈妈，你知道吗？你一直是我生命和坚强的支柱，如果没有了你，心中的雨点来了，谁是我无遮拦天空下的荫庇？

“姐姐”打电话说：“现在你只能靠自己，你一定要扛下来。再苦再痛，也不能退缩，你现在是家里惟一的希望和顶梁柱，绝对不能再给老人们一丝一毫的打击了。”

我知道“姐姐”说得对，可是真的很难啊！

很难相信，这么多打击下，我已经学会面对，渐渐变得平静。对一个正常人难以承受的打击，现在对我只不过是再次例行公事。我已经不再将所有的灾难和痛苦联系在一起，我学会每一次只想一件最糟糕的事情，让自己能想清楚如何面对它，平静和智慧可能会给我最好的结果。



在这里,我祈求老天,将所有的灾难全降临在我一个人的身上,不要伤害我的亲人。如果可以让我的家人健康平安,作为惩罚,我宁愿我下一次的检测结果更坏!

来吧! HIV 也好,癌症也罢,我要和你们决战到底!在肉身上我们是疾病的俘虏,但在精神上至少我要和它打个平手!

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不甘心在青春年华的时候就这样被征服。被征服——就是我顿时化作一缕青烟,或者是一道看不见的高速的光,或者是身体减轻零点几克,那叫做灵魂;被征服——就是永远失去我爱的家人,再也看不到艳丽阳光和璀璨灯火……

这个春节对于我来说,有太多的不幸,但爸爸、妈妈和我一起努力坚强面对命运的挑战,我们一家人用笑容和希望迎来了一个春天。祝福我的家人吧,祝福我们!

这个春天,我知道——我不能死,不能倒下。我必须用最坚强的意志面对所有的不幸,给家人最温暖、最灿烂的笑容。

这个春天,我知道——我只有努力工作,多挣钱,为家人的健康和治疗尽点力,才是我今生最无悔的对母亲的报答!

我想,一直,一直都能看见那一双眼睛,那是母亲的眼睛。因为那样的目光是我心中最美丽的星星。当一切都随风而去,不管是新生的还是正在凋零的,惟独永恒的亲爱的妈妈在心中常在。

苍天呀!让我在最后的日子里可以报答吧。我的生命是母亲给予的,是母亲曾经用神奇的手指在变幻的大千世界里写下了我的名字……



我张开双臂，
静静地等待，
暗夜让我的头颅如此地沉重，
却不能睡去，
因为我不知道，
在黎明醒来的时候，
我是否还能看见你的笑脸？
我想先你而去，
没有你，
我将是永远流浪的孤魂……
如果你先我而去，
那么生命对于我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我张开双臂，
静静地等待，
有一个奢望，
那是最疯狂的海藻在滋长，
它已经改变了心海的颜色。
血色的海上，
每一个浪花都是你曾给我的快乐和幸福的回响，
你一直都在我的心中，
如果没有你给我的爱还在血脉里流淌，
我早已灰飞烟灭。
错过，
注定不能回头，
心海的深处暗涛汹涌，
那是你永远听不到的呼喊：
——宽恕我！



流星是最悔恨的心里最炽热的眼泪，
你能从千万颗流星中找到我吗？
——妈妈！

忘记那些已经没有办法改变的过去，忘记那些想象可以到达的绝望，忘记那些命运的不公平，在心灵深处留一个位子，用平静做绳子将它们打包，放在心里最秘密的柜子里，用曾体验的美好记忆做一把锁，然后将柜门牢牢锁住。

心的房间也许因此很狭小，很黑暗。那么，就用明天的希望和今天的努力为这心的房间开凿一个又一个窗户，邀请阳光下的春天，牵进森林里的鸟语花香。屋内的阴沉和寂静，更能感受到春光的生机和明媚，更能体味鸟语花香的空灵和醇厚——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那不也是一种满足和幸福？

一场战争开始的时候，战士会考虑敌人的人数和装备，担心胜负，思念故乡，恐惧死亡，特别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一旦战斗的号角响起，在刀光剑影、炮火轰鸣的战场上，真正的钢铁战士是别无选择的。他只能忘记敌人的强大和自己的弱小，忘记恐惧和悲哀，只能忘记四面楚歌，只能选择勇敢和智慧，背水一战。即使悲壮战败，他也永远是一个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战斗的真正勇士。

面对 HIV，面对所有的灾难，我要学习做一个捍卫母亲的勇敢战士。在妈妈生病的日子里，我要完全忘记自己的病，全力为母亲的健康而战斗。我一点也没有感觉疾病的苦，身体的累，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全心保护妈妈，拯救妈妈。

谢谢老天，让我还有机会在病床前为老人家尽一点孝



心。当妈妈睁开眼睛就可以看见我,当我能为她战胜疾病而增加信心,当我看见母亲嘉许和宽慰的微笑,听见她说我烧的汤味道很好的时候,我是那么的快乐、骄傲和激动。

我已经决定,不再去医院做检测了。

实在不想让自己的病情变化影响我现在难得平静的心情,是我报答亲人的时候了,是保卫母亲的时候了,我真的不能再错过了……



【 谢 谢 你 给 我 的 爱 】

第二部

最 后 的 宣 战

下辈子嫁给我,姐姐

姐姐:

挂断了你的电话以后,尽管你还是一如既往地平静,可还是感觉到你的忧伤。自己也变得那么失落和虚空。赶紧掀开外衣,我要看见你为我买的毛衣和你为我织的毛裤,我要真真切切地知道你还在我身边。除了妈妈,只有你,为我准备御寒的毛衣和毛裤。在这个冬季,在寒流来临之前,它们给了我温暖。现在还带着我的体温,你可以感觉到吗?它们很合身,你没有在我身上量过,怎么知道我穿衣的尺寸?有泪落在毛衣上,晶莹剔透,慢慢变暗,变黑……

一个有雅致花边的白瓷咖啡杯缓缓坠落,在坚硬的地上摔得粉碎,除了呼吸没有一点声音;漫天大雪的荒原,电锯在白桦树的身上咆哮,撕心裂肺的声音里却什么也看不见,我不知道我在哪里?这是现在我的感受。

平凡而渺小的姐弟俩,拿什么抵御生活和生命的波涛汹涌?就连春节是否回家,对我而言都那么艰难和痛苦。

那一个黄昏,我们第一次在彼此的眼神中交会,注定了你就是我今生的姐姐。

那个夏日,残阳如血。高楼大厦的灰暗的剪影里,娇小的你牵着高高的我,执拗地护着我,在繁闹的车流里穿梭。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刻全身心沐浴的宁静和安全,长久积压



在内心的痛苦和委屈烟消云散。你带我去吃饭,去喝茶,不让我花一分钱。趁你不注意,我才可以给你买一瓶矿泉水。从黄昏到深夜,那么多天来的凝聚在心中的悲哀和痛苦,终于如破堤洪水……

要分手的时候,我已经平静得像那天晚上的月光。落日里,我们牵手。月光下,我们拥抱。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很甜,因为我知道,我有姐姐啦。

在我最苦的时候,我曾想过放弃在榕树下的文字。我说,我不写了,让那些骂我的人都得艾滋病去。你说,只要你觉得快乐,你选择写和不写都是对的,你现在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大事情,但是艾滋病绝不是一种用来惩罚人的手段……

我害怕没有你的电话的孤独的夜晚,在我被别人骂得狗血喷头的时候,只有你容忍我乱发脾气。每当我平静下来,打电话跟你道歉的时候,你总是说,谁让我是你姐姐呐。真的,你已经把我惯坏了。不过在我这样的处境,被人惯坏的感觉真好。

在每一个你预感我会痛苦的时候,你都会及时给我电话,让我知道我不孤单。你告诉我,不要在别人面前永远装勇敢,实在痛苦的时候,也可以和知心的朋友聊聊,他们会理解你的。你知道12月1日是艾滋病宣传日,我的日子会很不好过,很早你就告诉我,要像平时一样,早点睡,少看电视、报纸,不要想太多。放《小路的故事》的时候,你和我一样反感他们不尊重病人的尊严,反感他们制造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恐慌。在我慌乱和迷惑的时候,你总是清楚地告诉我该怎么样面对,你永远不许我轻言放弃,永远坚信我可以战胜病魔。慢慢地,我越来越有信心,内心也变得越来越



平和。

你的父母是最善良、最宽容的父母，正是他们对你那么理解的爱，才延伸到了我的身上。天下父母，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在今天的中国，有几个父母可以那么宽容那么理解、那么放心地让自己心爱的女儿和一个素昧平生的艾滋病感染者交朋友？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关心？

伯父和伯母在电话里早已经可以听出家明的声音了，你不在家的时候，我们还会聊上几句。最平凡的相互问候，最简单的询问和关切，在别人眼里，这再平常不过了，可是在我心里，它们是那么宝贵。每一个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他们都不会忘记姐姐还有一个犯过错的弟弟，准时将一份同样的节日快乐送给我，我感觉好像已经是你们家里的一员。姐，你知道吗？当你告诉我，伯母说，等她老人家身体好一点，请我去你们家吃饭的时候，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又回到母亲温暖安全的怀抱了。

你将一份我最渴望的关爱无私地给了我，我也将自己面临生命绝境的体会最真实地传递给你，希望对你的人生有益。每每在我们检讨人生的时候，我们就像两个最好的朋友，相互敞开心扉，任情感在我们共同的命运里自由畅飞。姐姐一定会有一个悠长而美丽的人生，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好人总会一生平安的。也许，你这一辈子不会有大富大贵，但是你会很快乐。

当你白发苍苍的时候，在某个秋日的午后，有一条深色条纹的厚厚的毛毯垫在你的膝上，你会为自己曾经帮助过许多朋友而有恬静和无悔的微笑。那时候，你会看见有一片落叶轻舞，悄悄落在你的膝上，还有一阵清风温柔地抚摩你额前的白发，那就是我，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在向你微笑，在



为你祈福。你会想起有一个深深爱你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从你那里得到过快乐和满足的弟弟——家明。你一定还记得我，对吗？

我加薪水的时候，第一个就想到了你。当我突然出现的时候，我看见了你的惊喜。我请你吃饭，你不肯让我花钱。我就骗你说，是一个病友请我们吃饭，主要是想见见我姐姐。我们一起在一个小小的饭店里，点好菜，我说吃吧。你问我，你的朋友还没有来，等等他。我才告诉你，只有我们两个，我骗你的，不然你不会让我请客的。

吃饭的时候我说：“看了《小路的故事》，你还敢和我吃饭，你怕不怕？”

你笑着说：“其实在中央台还没有放的时候，我已经在一个记者朋友那里看过《小路的故事》的录像带了。因为怕你当时看了感觉不好，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

我开玩笑地说：“姐姐，你真勇敢。按那个女记者的说法，我可是一个带着成千上万病菌的大木箱子呀。”

你说：“别瞎说！不是我勇敢，而是我了解这种疾病。我们在一起吃饭有什么，只有无知才会带来无端的恐惧。”

姐姐，说实话，如果我是一个健康的人，你是一个病人，我在看过那么恐怖的片子以后，我不知道我是否有你的胆量和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吃饭。姐姐，我为我有一个勇敢的姐姐感到骄傲和自豪。对于我的病友，你也是一样的关心。现在他们在和我通电话的时候，总不会忘记让我转告给你的问候。他们羡慕我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姐姐。姐，上辈子你欠了我什么？欠得那么多，那么重，即使是此刻的你，艰难的你，还在为我的未来考虑。这一辈子我是还不了的，下辈子我拿什么来奉献给你？



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岁月让我们知道感恩和包容,苦难给了我们坚强和勇敢的心。你一直给我的勇敢和信心,今天我要转给你。请相信吧,姐姐,明天一定会更好。所有的困难,我们一起面对,我们是难姐难弟呀!没有什么我们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总会见到彩虹的。我说过,精神无绝境,就是生命坚强的真正脊梁!

我理解你,你最在乎的与金钱无关,你最喜爱做的事情关乎真情,关乎需要帮助的生命得到善意的补偿,关乎成长的烦恼和快乐,关乎一样和不一样的爱之花可以尽情怒放,关乎自由的心不再承受生命以外的委屈和压抑,我懂你。

我正在学习制作网站的知识。有一天想和你一起制作一个网站,尽我们的能力去帮助我们可以帮助的人,让善意的理解和飞扬的快乐在许多阳光照不到的角落里诞生希望和美好,我们是最好的合作伙伴。

永远有多远?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的永远不远。

答应我,今生做我的姐姐!下辈子嫁给我。

我会好好地爱你的,用我全部的心,你会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妻子。下辈子,我一定努力工作,开一家大公司,我们住很大很大的房子,养一只你喜欢的小狗,种很多花,生好多孩子,让你不再为生活的艰难而奔波。

姐姐,我的姐姐,即使在今天,我也不能喊出你的名字。就让那些喜欢说的人去说,让喜欢骂的人去骂吧,有些东西他们一辈子也理解不了,体会不到。但我对天发誓,总有一天,我会对全天下的人大声说出姐姐的名字,说出我们之间的姐弟情深。



答应我，姐姐，下辈子嫁给我——因为那是我惟一的
回报。

爱你的家明

2002年1月8日



最
后
的
宣
战

两个好医生

我幸运我可以在生病以后遇见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好医生。

一直以来，我就想写写那些和我们这样的病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人们——医生。写他们对于我原本不难，甚至可以马上让那些怀疑我的、无聊的人闭嘴，可是我为什么到今天才写他们和我的故事？

如果没有看见我下面的文字，一般人无法理解他们有多辛苦，有多忙碌，有多么伟大。他们无意于功名利禄，他们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只是为了遏止艾滋病这个恶魔对人类的肆虐！他们不想被无聊的事情打搅，他们是真正的科学家。我体会他们的心，所以我宁愿那些怀疑和责难的人诽谤我，诅咒我，也迟迟没有写我眼里的他们。

可是，我感恩的心，一直不安。我想让世上的人知道他们，正是他们给了像我这样的病人勇敢生活的勇气，消除了我们对命运不公的怨恨。正是他们，让我觉得保护他人不被感染是我必须做到的，积极帮助和我一样的病人，争取最多的理解和平等是我应该做到的。

已经和记者见面了，所有的人很快就知道我——家明到底有没有欺骗大家。后面的事情我无法预料，这样的文字是否还能继续也无法预料，但我要感谢他们——帮助我的



医生们。文字是我惟一的报答,看见我的文字的朋友,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理由,无论理解、支持、好奇,还是讨厌、鄙视,请尽可能不要打搅他们。我知道,他们会保护我,但我更希望我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普通的病人,不想给他们增添任何麻烦,希望他们一直安安静静地做研究,治病救人,可以为人类早日征服艾滋病做出贡献,完成他们和我们的心愿。

这两位医生都是在我刚刚检测出来不久就认识的。

一个永远不会同情我,对我十分严厉,常常骂我,有时候骂我骂得很凶的。她是C教授。

记得刚检测后不久,有一次我痛苦地抱怨:“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只有一次就变成现在这样……”

她很严肃地说:“家明,你没有什么好抱怨的,都是你自己惹的祸。HIV病毒没有主动找你,是你自己找上门的。比起那些为生活所迫,因为卖血无辜感染的农民,你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当时,我的眼泪就出来了,想这个医生怎么这么狠心,不仅不安慰我,还这么凶地骂我。后来可以平静面对疾病的时候,还时常回想当时的情景,其实C教授说得一点也没有错。所以我选择不告诉家人,学会自己一个人面对,不愿将痛苦转嫁给父母亲人,因为这全是我自己的错,不应该让任何人承担错误的后果,就是那句老话:一人做事一人当。

看见我的眼泪,C教授的眼神变得温柔,开始安慰、鼓励我勇敢面对。后来,我知道只要现出痛苦的样子,她就不会骂我,反而安慰我了。她是一个做事风风火火的科学家,她对病人的帮助就是用最科学有效的方法帮助病人解决实际困难,正确治疗。



第一次和我见面的时候，她指着她的手提电脑对我说，我从北京背这么重的家伙，就是想告诉你关于艾滋病的正确知识。我知道你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但这个领域远非你想象得那么简单。在这个领域科学技术更新快速，更需要有临床经验的医生的指导，我有治疗几千例病人的经验，你必须信任我，不能自己乱找资料，乱对照，自己丧失信心……

从此，我们成了朋友。对我的每一封 E-mail，她不管多忙都会在第一时间回复。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是学术会议还是去艾滋病重灾区，教授总会提前告诉我她的行程，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回来，回来是几点钟，几点开始工作，可以给她电话。如果她经过我所在的城市，在繁忙的工作间隙一定会和我见面。

有一次见面，我情急中说：“C 教授，你就不要回美国了。”

她说：“可是我的家在美国，我的家人和孙子都在那里。”

我说：“一旦你不在了，那我怎么办？”

她说：“现在中国有很多很好的医生，我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培训工作。再说我们之间可以通过 E-mail 交流的。”

看见我失望和悲伤的样子，她说：“有一个办法。”

我赶紧问：“什么办法？”

她笑了：“就是请我做你的私人医生呀！”

我知道她是在开玩笑，我说：“我怎么请得起您啊？”

她说：“我现在不就是你的私人医生吗？你要见我，我就来了。你检测的时候没有钱，我就给你免了。你一有疑问，我



必须马上回答。我真服了你了,怕了你了。知道吗?你这么年轻,我想只要能多救一个孩子,就多救一个吧……”

没有人可以想到,不管是圣诞节、新年还是春节,她老人家都会先给我发电子贺卡,而我只是她众多病人中的一个小小的病人,那时她根本不知道我就是家明。

另一个医生永远不会骂我,像妈妈一样保护我、安慰我,有时候就像对待一个任性的孩子,她是L教授。

刚刚知道生病的时候是寒冷的冬天,她帮我检查的时候,没有带手套。我说:“教授,你忘了戴上手套?”

她说:“天冷,手套很凉,会冻到你的。这样的途径是不会感染的,我是医生,我知道怎么做。”

她在给我看病的时候,目光里永远是慈祥,脸上永远是微笑,她常摸摸我的头,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别想那么多,孩子,有病我们治病。在我的病人中你感染的时间最短。那么多病人过了这么多年了,现在不都活得好好的,一定要有信心。”

L教授自己在研制这方面的药,完全自费。为了观察药的疗效,她自费为病人找医院,免费提供全部的药物,免费为病人做检测。对于那些被家人抛弃的病人,她还无偿为他们提供伙食费,而这一切全靠她自己和老伴的退休金,他们自己的生活因此变得十分简朴。她一直免费为我邮寄她研制的中药,尽管这种药物在我身上没有明显的效果。

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艾滋病时,早有一些人已经打起了艾滋病人的主意,让人从中领略到透着一股异样味道的“艾滋经济”。无论报纸的分类广告还是网上的招贴,都很容易看到这些治疗艾滋病的“专家”登出的各种宣传,什么“祖传秘方治疗艾滋病”,什么“疗效超过国际水平”,什么



“特效药可包治百病”，什么“绝对没有毒副作用”，什么“艾滋专家在××小区××楼×××号出诊”……

卫生部艾滋病防治组组长、中国医学科学院艾滋病防治组组长王爱霞教授说，就他们所掌握的情况，那些江湖“郎中”纯粹是瞎吹。她提醒患者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治疗。

权威部门证实，我国用传统医学方法来研究对艾滋病的治疗，很多药只处在研究阶段，进展快的也刚刚到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流通规则管理处一位负责人则说，截至目前，国内还没有一例“艾滋”新药通过国家新药审批。药学专家称，现代药学证明，没有哪种药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

L教授和其他我认识的医生一样，他们都会把医院的、家里的电话和手机号码告诉我，并对我说，无论什么时候，心里难受就给他们打电话。我还能说什么呢？L教授、C教授和所有鼓励我的医生们，你们都是我今生的恩人，我永远铭记在心。



和女患者 Yg 的通信

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病友,是一个女孩子。对她我没有太多的了解,只是不断看见她在网站、在聊天室里呼吁有爱心的人们理解、关爱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人。我记得她的自我介绍,印象深刻。她是这么说的:“我也是病人,准确地说是 HIV +。”只是这样一句简简单单的话,我仿佛看见一个已经从苦难中坚强走出的女子,因为我们一样,我能体会得到。有一天,我看见了 she 给我的一封信。

黎家明:

曾经,我陷入的是比你更深的深渊,没有希望、没有未来、没有时间去思考,瞬间失去对生命的一切期盼与美好。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痛侵袭着我的心灵,我用摧残自己肉体的方式来让自己醒觉这一切并非梦,肉体却麻木得不知疼痛,它默认自己的错误,承受着我的惩罚……

我是一个等爱的人,对爱情有无限的憧憬,寻寻觅觅,月老却似乎有意作弄,不肯把红线牵上。等得对爱情开始失去信心,等得情愿相信它不过只是一个神话,等得疲惫,等得不愿再计较爱或不爱,等得只要有人愿意付出,我就愿屈服……这时候,身边出现了他,没有我理想情人的任何条件,却拥有无数我难以接受的缺点,本能的拒绝与逃避,孤



寂是致命的,它逼迫我走向绝路……

在这样不真实的爱情中沉浮了数载光阴,蹉跎了岁月,伤了心,我看清楚无情的事实,开始寻求出路。如果所谓的爱情是如此让人疲惫不堪与备受折磨,放弃也许是代表重生,我深信重生的日子已不遥远。

然而,爱情是圣洁与尊贵的,它不容许任何人诬蔑它的存在!我的藐视,惹怒了它,被诅咒永远得不到它的祝福,咒语是 HIV,徒刑是无期。

突如其来的不幸让人错以为是一场噩梦,但却又真实得让人无法拒绝面对。如果是梦,肯定是永远不会醒来的噩梦。

若永远陷于梦中也罢,但生活还得继续,迫使我不得不抬头面对。痛入心肺的同时,却得强颜欢笑,别人的幸福成为对自己的嘲笑。想放纵自己去纵欲,去堕落,去取得心理平衡,呵呵,可笑的是竟然没有纵欲与堕落的门路!

承受着无法言喻的痛苦,我开始为今生无过无错的自己寻求坠入不幸的借口,或者可以说是逃避,但也不失为疗伤的一种方式。我开始接受“因果”,相信——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

以今生的皮囊承受一切肉体的刑法,赎清所有前世的罪过,同时以此生坚强与善良的灵魂,去创造美好的奇迹,为来世的幸福种善因。也许,幸福与快乐会因为感动而提前到来,那是我们的机遇!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的作者,米兰·昆德拉说:“机遇,只有机遇才给我们启示。那些出自必然的事情,可以预期的事情,日日重复的事情,总是无言无语,只有机遇能对我们说话。”



你,同意吗?

Yg

2002年2月23日

Yg:

你好!

来信读了,久久无语,不知道如何回信。

因果是什么,我不懂,也不愿懂,不甘心懂,而现在,只有接受今世的因或果了。你说:“我开始为今生无过无错的自己寻求坠入不幸的借口……”我想不幸是不需要理由的,因此才不幸。不幸,不是一种对善与恶的惩罚。它来了,于是来了;它走了,于是走了。每一个卑微如你我一样的生命,像花的影子,草的枯容,没有选择。

看得出,你的信就像在一个静静的午后,我们都有心情说些什么,于是你对我说了,还有没有说的,我也可以体会得到其中的一些,只不过是加上了我自己的影子。其实你更像是自言自语,喃喃的,有涩涩的对今世的自嘲,还有许多过往美丽的梦在左右飘动……因为经历,所以你理解;因为你理解,所以我理解。平和而平等,没有规劝、愤怒和奢望,因此显得好真实。

大凡真实了,就有些无奈和残酷。

你说:“以今生的皮囊承受一切肉体的刑法,赎清所有前世的罪过,同时以此生坚强与善良的灵魂,去创造美好的奇迹,为来世的幸福种善因。也许,幸福与快乐会因为感动而提前到来,那是我们的机遇!”我喜欢这样的句子。



我不知道我的前世如何,更不在意我的来生。今生,母亲给了我一个名字,我要在今生给母亲一个奇迹!那就是我真的努力抗争过了,尽了自己最大的力气。错了,却没有再错……

机遇,对于我来说,就是遭遇 HIV 以后我还能感动,还能接受和传递真情的关怀,还能有梦想,还能去想一明天太阳有多么灿烂和辉煌!

我们有时得学会忘记,对吗?

家明

2002年2月25日

家明:

我是因果,也就是你文章里说的 Yg。你知道么?读这篇文章是让我感到无比激动的。虽然不曾给你的宣战跟过帖,也许你对我也不太熟悉,但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打从心里佩服你的才情、爱护你的多情、同情你的悲情……然而,我比其他人多了一份情,那是同病相怜所产生的其他人无法理解的情意。此刻,相隔虽然遥远,但我仿佛感觉你就在我身边,和我并肩作战,等待生命的奇迹……

“幸福与快乐必定会因为感动而提前到来!”那是在信里说的一句话。首次在聊天室碰面,你就赞颂我,说欣赏我的才情(也一如我对你的欣赏),问我是否可以让你转载……我心里一阵窃喜,因为找到知音人,但基于某些我认为站在同病相怜的立场你必定能理解的原因,我说我要



考虑,就在这个时候我掉出聊天室了。那个晚上,我是如何地努力想重回聊天室,告诉你,我最终是愿意让你把我的信转载的。然而,你却离开了,留下我在聊天室,独自惆怅。

后来,我守着信箱,等待你的回信。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在聊天室里等你,到你的论坛张望,始终不见你的踪影。但我坚信,在转载我的信之前,你一定会给我捎来信息,我坚信。因为,黎家明是一个重情重意,懂得人性的人,至少在我心目中,你是的。即使,曾经听过无数对你不利的种种传闻。因为,我们是同病相怜的,不是么?

然而,当我打开“榕树下”,读着《最后的宣战》(31)时,我开始,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对人性感到绝望!假若,一个你一向以来如此信赖、并口口声声说欣赏你的朋友尚且可以出卖你,你对“人”,还能有些什么期望呢?

后来,我听朋友说你发帖说要是我不愿意,你可以删除我的信。我仍然无法平复激动与失落的心情,我还能期待你理解我的心么?如果你不能,更何况局外人?

再后来,你终于出现在聊天室,连续数次向我问好,我原本不想再理你,但是于心何忍?正当我想给你发话的时候,你却走了,再次地,把我留在聊天室,独自惆怅。聊天室里的某人,说你向我道歉,痛心的感觉再次侵袭我敏感的心灵。

如果,你能通过第三者向我说道歉,为什么不能亲自对我说呢?

如果,事后你能在“家”写帖询问我的意见,为什么不能发到我信箱,让我第一个知道你的诚意呢?

我想这是最后一次,我再也不会和你有任何联系了。不!应该是,我再也无法对任何人,交出真心。为了不再受伤



害,我将封闭我的心,好好地保护,不再让任何人给它一丝一毫的伤害。

最后,我仍然衷心地为你祈祷,也深信幸福与快乐必定会被你感动,而提早降临于你。

祝福你,还有伯母。

因果或你说的 Yg

因果:

你好!

因为母亲的病情加重,忙着买药,几天没有来了。

飞乐问我:“我想和因果说说话,去你们的论坛感觉有事情发生……”

小舟给我电话,问我:“你和因果怎么了?”

我说:“我不知道。”

他问:“你看见她在‘榕树下’的回帖了吗?”

我说:“没有。你马上发给我。”

他说:“如果有机会还是大家解释一下,消除误会……”

看了你的帖子,我对你,当着这里所有的朋友说:“对不起!”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我会在以后的文字里,在“榕树下”对所有的读者说:家明对不起因果。还有几句话要说:我给你的信箱发过《最后的宣战》(31),难道你没有收到?我还在我的论坛发过,并同时请一个你的朋友一定转告你的(因为我实在很少时间在网上)。

还不放心,我在论坛再次发帖告诉你。担心你的敏感,于是将因果改成 Yg,没有你的国籍,没有你的年龄,尽管我



知道。这一切都用文字发表在“榕树下”之前。

文字出来了,在聊天室遇见你,发了数次:你好!你没有理我。我认为你生气了,又多次说对不起。(你不断掉线,还是不理我)当时以为你不愿意意见我。于是,又托其他在聊天室的朋友转告歉意。

我现在很艰难,已经决定不再检测了,已经决定见记者了。可是,我真的舍不得在“榕树下”的文字,因为那可能就是我的遗书。写那些不是为我自己,更不是为了有心伤害什么人。至于我的人品,Thomas、小舟、小高、小陈都告诉过我他们真实的经历还有他们的电话,《最后的宣战》里面所有关于他们的文字,都是先发给他们看,经他们认可后才发给飞乐的,你可以问问他们。

如果为了个人利益,为了满足别人的猎奇,为了哗众取宠,以我的文字能力,我完全可以写得更具有故事性。我没有那样做,文字中也没有一点他们个人的特征。我需要保护自己,自己的朋友更需要保护。原来想,你给我的信,你公开发在论坛,以为你可以面对的,但我错了。

想对你说:因果,不管你理解不理解我,不管怎么说,不管是不是误会,家明只是一个无心伤害你的人,即使有千错万错,你不该怀疑其他对你好的朋友,就像这里的许多朋友,不要因此封锁自己的内心,因为我和你一样是孤独的人。

因果,我更不希望因为家明无心之错,让你怀疑这世间还有真情和善良。如果我不相信世间还有真诚的话,现在就不会有一个好姐姐。这封信是在我刚刚接过家里的电话后写的,小舟是知道的。妈妈的情况很不好,但我不想在这最后的日子无心伤害任何人。



是你说的：“幸福与快乐必定会因为感动而提前到来……”至今深爱这样的句子。我们是病人，但是我们是育才情的人，首先更是平凡的人，会有误会的人。

不求你原谅，但想让健康的人看到：我们还有真诚，我还能说对不起，我们还有我们做人的原则，我们还有一样渴望理解，一样害怕伤害的敏感的心。

你是这样，我也是。

关于言论的自由，首先应该不伤害他人。我就是这样的性格：恨就是恨，爱就是爱；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至今痛恨没有人性的诽谤者和造谣诬蔑的小人，比如这里的 TNT 这样的小人。我鄙视她（他），他甚至不如 HIV 病毒。

说一个故事，也许你懂：有一个男生看见一个可爱的女生不小心弄伤了自己的指甲，娇嫩的粉红指甲淤血，变成了黑色。

那个男生说：“把它染成深紫色吧，一定很美的，我最喜欢深紫色的指甲，像美丽的紫罗兰。”男生知道女生很爱美的，不忍心看见女生委屈的泪。

男生说：“真想抱住你，拍拍你的后背，给你些许的安慰，哪怕只有一刻……”有因才有果，无因也有果！但是——幸福与快乐必定会因为感动而提前到来，不必来生！

家明



一个母亲的四封来信

家明：

你还好吧？

我是今年7月底才开始学上网的，也就是你开始写《最后的宣战》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懂。人到中年学什么都慢，手脚也不灵活了，学打字特别吃力。我不知道你妈妈是做什么的？会不会和我一样到这个年纪才学上网？

我11月30日看了这期《读者》才得知你的事，就到“榕树下”花了两天的时间看完《最后的宣战》，被你那浓浓的孝心和重重的友情感动，更被你为了警示后人而勇敢站出来的勇气所震撼！你只犯了一次错就要以生命的代价来付出，还有什么是不可以原谅和宽容的？那些钻牛角尖和毫无爱心的人还在恶语攻击你，但他们只是极少数人。孩子，你不必与那些人对峙，有些事情不需解释，也解释不清，而且越解释就越解释不清，就让他们说去吧。你做你该做的事，写你想写的东西。另外，你写的是最后的生命旅程，不是写小说，有些人竟然说你写跑题，要以文学家来要求和衡量你，想想都觉得那些人可笑又可恨。

当我从《最后的宣战》(1)看至(23)时，我的心情由失望——痛惜——心痛——原谅——宽容——理解——牵挂这样一步步地变化，我想这也许是一个母亲对孩子最大的宽



容。当我看到你拖着虚弱的身体到网吧打开两个窗口,偷偷写这些文字时我流泪了,我就想我要借一台电脑给你,因为你不会接受任何人的馈赠只能借了;当我看到你自己去买床单时,我就想如果我在你身边我会帮你去买;当我看到你自己去买米买菜,我就想我会买回来做好给你吃;当你生病时,我希望陪你上医院,做你最喜欢的饭菜给你吃;当你委屈和痛苦时,我希望你扑在我的怀里哭泣;当我看到你为了不伤害到你的父母而远离他们,宁愿自己孤独,我感动得流泪。我因你的孝心而爱上你,如同爱自己的孩子!我对自己的孩子莫过于此呀,否则我怎么会从未谋面,也不知身在何处的你,却如自己的孩子不在身边时那样牵肠挂肚呢?

家明:

你好!

短短的几天时间,我就对远方的你,像对自己不在身边却又得了重病的孩子那样牵挂着,这是母亲的本性啊。我想帮你买菜做饭,等你一下班回来就能吃到可口的饭菜,我想帮你洗衣搞卫生免得你再劳累,想陪你聊天让你开心,这些是一个母亲能为孩子所做的事情,我却又无法做到,只能默默地关注你,牵挂你,思念你。希望你能好好地活!好好地保重自己!让你的生命再延长,再延长些……其实你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不会孤独,有那么多朋友和亲人陪着你走,陪着你希望,陪着你笑对死亡!你只要看到阿姨的信,知道有一位母亲会用母爱默默地陪伴着你直到永远,这就够了,这是阿姨最大的心愿!

孩子,看到你的文字真太好了。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你对生命的留恋,对爱情的渴望,对病毒的憎恨,对生命终将



消逝的无奈和恐惧!是呀,对于死亡,谁不怕呢?只是你已用文字表达出来,而多数人只埋藏在心里。

看了几百篇给你的回复,觉得那么多善良又有爱心的人支持你鼓励你,有大家陪着你走,你不会孤独,你的葬礼平静而庄严但绝不会孤独。在回复里绝大多数人都要你坚强,可说起来容易,真正要坚强,好难!如果你想哭的时候就哭一下,累了的时候就休息一下,感到孤独时就和朋友聊聊,感到害怕和想到死亡的恐怖时就轻轻哼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听一段音乐,这样或许会好一些。但是我知道那种内心的深深的伤痛、深深的孤寂是无法排解的,只有让时间来慢慢地冲淡一切。

现在很多人都很关注你,你身边的那些病友,他们还好吗?让母爱也陪伴着他们走!如果他们中有愿意和我联系的请你告诉我,我一定会善待他们的,就像关爱你一样关爱他们!希望你过好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家明:

有错不要紧,知错能改就还是好孩子。人不怕犯错,怕就怕知错不改呀。你虽然犯了错,可你的生命依然灿烂,你用你的痛,你的伤,甚至宝贵的生命来向世人警示,你做到了!

孩子,在你最后的时刻,你的母亲会一如既往地爱你。可她并不知你孤军奋战地和病毒抗争,也不知你病入膏肓,作为母亲我替她难过,也替你难过,我不过比她小几岁而她却要痛失爱子,这是何等的悲哀。请原谅我这样说。将心比心,如果我能在你有限的生命旅程中陪伴你,在你走之后安慰你妈妈(我可以叫她姐姐吗?),那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了!



是的,在你有限的生命中会有很多朋友、哥哥、姐姐、妹妹、弟弟陪伴你,就让我用母爱来陪伴你吧!你最需要的是母爱!

孩子,请你相信我!就像我相信你一样!

你怎么那么不保重自己的身体呀。我看到你的一个回帖是半夜一点多钟,想到你那么晚还在寒冷的夜里流连,我真的感到心痛!如果是我的孩子我会狠狠地骂他,现在我也要狠狠地骂你,你的抵抗力已不容你这样放任自己了,你知不知道呀,孩子!别再这样折腾自己了!好吗?就当是母亲的请求!为了节省你的能量,为了延长你的生命,也为了延长母亲的快乐呀!

你要好好保重身体!

我打字特慢,一篇要整整打上三个小时。

家明:

我是一个母亲。我知道世界上只有母爱能宽恕一切,只有母爱能包容一切,哪怕你犯了死罪,在母亲的心目中你依然是也始终是她的孩子,何况你罪不该死。那些不为人母之人,又怎能如一个母亲有那样宽容的心呢!这是第四封,希望你能看到,我希望我能代表另一个群体,那就是母亲这个群体,希望能给予你母爱。你不必回信给我,你只要看到一颗母亲的心就够了。

家明:

还好吗?

此刻,已是万家灯火,我已做好饭菜等丈夫和孩子回来吃饭了。今天特别的冷,我不由得想到了远方的你,你的房



间够暖吗?你的被子够厚吗?你穿的衣服够抵御这寒冷吗?也许抵御不了的是这里的一些冷言冷语,它更令人心寒!今夜你是不是还在加班?或者下了班不紧不慢走去菜市场买菜,然后拖着劳累的身体自己做饭菜?或者在冰凉的水里洗着衣服?一切的一切都得靠自己,还要忍受那该死的病毒的折磨。家明,你一定很累了,一定很苦,也一定很痛。可是我知道这肉体的累,肉体的苦,肉体的痛,怎能抵得了那心灵的累,心灵的苦,和心灵的痛。这些又岂是勇敢和坚强几个空洞的字所能替代的真实感受。但是,只要内心还存有一丝生的希望,只要心中还有爱,还有情,还能感受到温暖,就能从心灵深处去抵御那些伤痛。只有对生的强烈渴求,对爱的深深渴望,才能坚持,坚持你的信念,你就能达到。家明,你一定要坚持住!

一个母亲

看这四封信的时候,泪水几次模糊了视线。谢谢您!阿姨!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想告诉您:今天,我买了一斤肉,自己烧了红烧肉,很香,吃了一大碗饭。谢谢您,我一定坚持到我无法坚持的那一天。

我看到一个朋友写给妈妈的信,那么真实地让我感受到母爱在一个几乎绝望的儿子眼中的伟大和宽容。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否已经渡过难关,逃离艾滋病魔的毒手,不管怎么样,我愿这位朋友为他慈祥而伟大的母亲能够坚强下去,战胜自己的恐惧。下面是这位朋友的信:



妈妈：

我现在很害怕，可是我不能告诉你我害怕什么。你为我操劳了这么多年，你也许认为这次还能帮我走出困境，可是这一次你确实是无能为力的。我的绝望和孤独，甚至是对你深深的眷恋都无法向你倾诉，只能把它放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妈妈，我想让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如果我要死了，希望你能像小时候那样把我抱在怀中，让我重新变成你的宝宝，那时我不会再感到寒冷和恐惧。妈妈我爱你！

妈妈还记得吗？小时候你背我去上学，在你背上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在你手中，有你在我不怕。从小到大我总是喜欢跟着你，在老爸发脾气的时候，夕阳里，多么盼望你的身影出现在家门口，带着你温柔的气息。你说我是个“跟屁虫”，没错，我就是个“跟屁虫”，我想一辈子做你的“跟屁虫”，被你牢牢地牵住手，即使打我骂我也永不松开。妈妈，对不起，长大以后我变得很虚伪，我不再愿意挽着你的胳膊上街，那只是因为怕被别人笑话，如果那时我知道，在一生当中能挽着你的机会其实并不多的话，我怎么舍得放弃任何一个能够握着你的手的机会！现在我知道了，可是却太晚了。我尝试去重新握住你的手，可是它却那么遥远，仿佛在另外一个世界似的。妈妈，我想我是走得太快了，我想停下来向你靠近，前面就是深渊，可是我无能，我不争气，一切都不由我来控制。妈妈，深渊就快到了，我不愿被它吞没，我还在做最后的努力，我想再一次抓住你的手，永不松开。

儿子

2001年12月



家明,我们和你在一起

有一个叫“不求完美”的朋友给我这样留言：

瞬间的花火——有感《最后的宣战》

第一次点击阅览《最后的宣战》的时候,我有一种看到陨石坠落的痛心。面临坠毁,流星用尽全部的生命释放出最后的光和热,来照亮黑暗的苍穹。其实生命的辉煌并不在于其长短,瞬间的美丽让人看到希望,生命的价值就在于此!如果人生是不完美的,那么我们所能做的便是从不完美中找寻完美。我不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但在我心中那刹那间的美丽就是完美。

人随时随地都在经受着诱惑,这就是上帝对人的考验。人性的脆弱在于无穷欲望,而欲望恰是诱惑的俘虏。很久以前人们就学会用道德约束不断扩张的欲望,所以中国历史上出了不少圣人。如今的社会光怪陆离,道德水准反而与经济的发展成反比。人们在征服物质世界的同时,精神世界变得空虚。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热血青年会选择一时的放纵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最后造成的悲剧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许多人走上这条不归之路都追悔莫及。可谁有勇气在面死亡的同时,通过媒体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让人们把他们最不光彩的一面引以为诫?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黎家



明可以选择慢慢在等待中耗尽他最后的一份生命。一个人面对死亡就如同孤单面对黑暗一样。黑暗中没有可以让精神停驻的地方，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它高深莫测使人惊骇，灵魂却会因为惊恐而变得伟大。是的，他用他的血和泪写下痛苦的点点滴滴，当着整个社会的面向 HIV 做出最后的宣战！

既然一切已经发生，再多的追悔、责骂、同情、唾弃都不能挽回正在消失的生命。我想现在我们所能做的便是同黎家明一起抗争，与死亡、与 HIV 抗争！

人们太不了解艾滋病了，在他们看来 HIV 简直成了死亡的代名词。由于疯狂的恐惧，人们在心理上、行动中难免会对艾滋病患者有偏激的排斥。此时此刻那些以道德高尚自居的人又对他们做了些什么？所谓的恻隐之心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能平心而论地对待一个快死的病人？这些病人究竟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过？说他们道德败坏，不错，他们放纵肉欲的那一刻起他们的灵魂早已经到死神那儿报到了。这样的惩罚还不够？！他们所做的并没有伤害到其他人的利益。也许有那么不幸的一天，黎家明的离世会带给他的家人极大的痛苦，不过他正在努力地把这种痛苦缩短到最小。他有家而不能归，得不到亲人的照顾，却还在为亲人着想。如果他真的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那他完全不必活得那么辛苦，大可自私地享受着亲人的照顾，看着父母为他花尽每一分养老的血汗钱。这些我们看来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在他眼中实在不是一个孝子所应该做的。我们当中有谁能做出如此大的牺牲？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尚可得到缓刑，为什么这么一个孝子就得不到那些“道德高尚”却铁石心肠的人一点点怜悯之心？自以为高高在上，就由不得与自己不同的



“异类”，他们能保证自己不会做错事？

在这里，我不是来为黎家明乞讨同情。如今不管是鄙视还是同情，对于家明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他从没想过要通过《最后的宣战》来取得没有多大意义的同情，相反他早料到他的文章带给他的只有更多的压力和麻烦。他所希望看到的是人们撇开这件事情的本身，进一步了解艾滋病，能够给予和他一样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病友们公平的待遇。那么他做出的一切都值得。

最后我想对家明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母亲总会站在儿子的身边，这是人的本能！也许你不想因为自己的过失增加父母的痛苦，可你不能剥夺一个母亲关心儿子的权利。如果有一天，你离她而去，她才发现在儿子最痛苦的时候，她却不在他身边，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那时她会多伤心啊。我知道在你的内心深处是非常渴望得到家人的关心的，为什么不尝试着对他们说出你的病情。我相信有了他们的支持你会变得更坚强！不要让自己有遗憾，不要让你的母亲有遗憾。让她看到你的坚强，她也会变得坚强的！

“不求完美”朋友，看到你的留言，我哭了。你说出了我的心声，谢谢！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希望我回家。洛加尼斯又出了一本书，封面上是快乐的他抱着他的小狗。我不想和他一样在阳光下享受这一切吗？

我想用我的一个病友的信来告诉你：我不想看见母亲眼睛和心里的泪水，我不能告诉家人，让他们和我一起受苦，我不能。



家明：

你好！

我的眼眶湿润了，就在我回头向你挥手的时候，我发现你一直在目送着我，真想再跑回来，再次紧握你的双手，再次道一声：朋友珍重。现在只能借这封信，衷心地感谢你，也真诚地祝福好人一生平安。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坚强，而且果断、勇敢，更懂得去关心别人。每次看你的文章，我在想，你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病友，并且赢得他们的信任，今天我知道了，因为有你的真诚，你的爱心。为什么一个高尚的灵魂总会受到不公的命运的对待遇。你的《最后的宣战》，不光体现在你的文字中，更体现在了你的行动中，在你面前，我感觉自己很渺小。不过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更是好战友，接受我这个不懂事的战友吗？

想对你说，一份感动，一份留恋，至今还伴随着我，前天我们见面的情景还浮现在眼前，你给了我信心和力量，你的热心感染了我。我知道了我该做什么，我同样会用这一份力量去鼓励更多的病友。你整天这样奔波真的太辛苦了，不知道我能为你做些什么，能不能帮我联系××或××市的一些病友，我也会用我的真诚去鼓励他们的。

我一直没有认真去做检测是因为我一直比较消极，所以那天面对你关切的询问，我竟无言以对。我本来是想趁还没发病的时间，认真过好每一天，一等到发病，就什么都该结束了，所以上半年用了一段时间中药后就停止了。现在我才开始感觉不能这样草率地对待生命，生命的质量还要靠自己好好把握。

我当初是在实在隐瞒不下去的情况下告诉父母的，大约是在被确诊后2个月的时候，我讲出了实情。



当时我所有的眼泪都崩泻而下，母亲抱着我的头，一定叫我擦干眼泪，但我分明看到她自己的眼泪在眼眶中打转，她只说了一句话“这么长时间了，就一个人闷着，你还是坚强的”，是母亲给了我最大的精神力量。她还曾经对我说“活着就有希望”，她的这两句话，我一直都会记得，难以割舍的亲情是我活下来的理由。但对家里的那份歉疚感却与日俱增，我觉得更不能原谅自己，所以你的做法我完全能够理解。真希望有来生，这一份亲情也只有到来生才能报答。很感谢你昨天晚上给我的电话，我们都很开心。但是今天晚上我的心情实在太差，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电脑前，不要笑话我的懦弱，我又流下了久违的泪水。

今天终于知道了结果，是下午我打电话去问的，很糟糕，虽然应该早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在同事面前仍然有说有笑，现在一个人静处，终于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医生在电话中的语气也没有了前几次见面时的轻松，她说应该需要抗病毒治疗了，但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这样的检测有多大的现实意义，因为我其实早就不打算西药治疗，连续用药我肯定承担不了。

我也不会把检测的情况、把自己身体的任何变化告诉家人，我实在不应该再让他们难过。你做得很对，对父母隐瞒了一切，而我——我无法面对母亲慈爱的目光，无法聆听姐姐关切的问候。昨天他们过来看我，给我带来了好多民间验方中提到的治疗这种疾病的一种昆虫做的药。因为妈妈说她曾在报纸上看到，吃这个有用。当时妈妈特别高兴，妈妈一直说：这下你有救了。但为了这些，我不知道他们两个老人是花了多少个夜晚，在多少个乡间田头抓来的……哪怕是一点点的希望，他们都会为儿子努力争取，而我能给予



他们的是什么呢？

母亲看到我床头放着的《生命的留言》，显然很难过，叫我以后不要看这样的书。不管我怎么样的坦然，但是要他们面对死亡的话题，这太残酷了。我姐姐的小宝宝明天就1周岁了，看着他天真活泼的样子，我给他的礼物会是什么呢？

我不应该让家里人再为了我的事情而烦恼——昨晚你说到这几天身体状况不好，也很为你担心，可要好好珍惜自己的身子，你必须坚持下去，你的CD4还好，只要自己的精神状态保持好，适当用药，会好起来的。我也会挺下去的，因为有你给我的力量的支持，让我们拉起手来好吗？

和你打完电话，重新回到电脑旁，给你写信，心情很沉重，你自己生病，却还在电话中鼓励我，我真的不知怎么说才好。身子这么虚弱，硬撑着也不是办法，明天你必须去买一些对症的药，千万要处理好工作和身体状况的关系。

坚强，坚强，再坚强，我们都是男子汉，我们是勇敢者！

对了，发现你几封回信的时间都很晚，怎么这么晚还没有睡觉，好好珍惜自己的身子，熬夜的损害最大，还有香烟还是戒了为好，要抽的话也不要太凶了。

多保重！

× × ×



我的三种朋友

我现在的朋友有三种。

一种是健康的朋友。在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我是一个 HIV 的携带者，我们享受着共同的友谊，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从前的我，那个快乐开朗的我。我从不刻意回避他们，可在考虑未来的时候，在内心深处，我感受得到我正在走开，慢慢地离他们越来越远。我很在乎和朋友们的情谊，那让我觉得自己还有朋友，还是与正常人一样的，没有因为这个该死的疾病而脱离我深深眷恋的正常生活。

很清楚，我现在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在过去，我常常很轻易地撕掉自己的记事簿上的几页，对自己说，让我重新开始吧。朋友之间的情谊发生了摩擦、误会，我总是说，让我们重新开始吧。冲动的时候，对父母很任性、无理，事后又很后悔，对自己说以后再也不要惹父母生气了，好好工作，挣好多钱，让爸妈的晚年更幸福。现在我没有机会对我爱的人说：让我重新开始吧！我的生活原则和范域与过去已经截然不同了。在和他们相处的日子里，我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以免他们被我体内的病毒伤害。我学会了不露痕迹地和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技巧。

比如吃饭，我知道大家在一起吃饭是根本不会被传染的，我的医生就曾经和我一起吃饭。记得那一天，我很紧张，



不敢动筷子。她笑着对我说：“有数以百万计的 HIV 感染者，如果在一起吃饭就会被感染，那我们的地球上就不会有人啦！”但在自己在乎的朋友面前，我还是害怕。我学会和他们吃饭的时候，永远不让自己的嘴唇碰到筷子。我在夹菜的时候，用筷子夹住菜的一端，在吃的时候，嘴唇接触的是食物的另一端。

在和我同龄朋友的交往中，我尽可能地劝他们远离危险，珍爱自己的生命。他们和我过去一样爱玩爱闹，渴望体验新鲜的、刺激的感受，禁不起诱惑。他们太年轻，生活太顺利，没有人真正了解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太多危险的陷阱和艰难的坎坷。就像 HIV，对他们来说，好像是很遥远的事情，可是他们哪里想得到，HIV 离他们很近，就在他们身边，我就是个携带者，我就在他们身边！

另一种朋友是一些曾经怀疑自己有可能被 HIV 感染的人，他们曾经和我一起体验等待生死检测，最后他们幸运地逃过了那一劫。他们都是我的同龄人，年纪在 21 至 30 岁左右，几乎都是大学毕业生，在家被父母疼爱，在工作中都挺优秀的。很多人不在他们的家乡工作，远离父母的时候，他们曾经忘记了父母的千般叮咛万般嘱托，和我一样犯过错。他们可以体会我的感受，至今我们还是好朋友。他们严格地为我保密，持续地关心和帮助着我，不断告诉我防治艾滋病这个领域里积极和振奋的好消息。他们和我一样不想看见有人重蹈覆辙，不想别人和我们一样去经历那些无法言语的、曾经刻骨铭心的痛苦和悲哀，怀疑感染 HIV 的经历对他们是一场生死的洗礼。

过去他们是善良的，现在他们还是善良的。他们中间很多人自费建立了一个个网站，主动地投入到对艾滋病防治



宣传的义务工作中去了,帮助怀疑者和感染者,建立了对抗艾滋病的爱心联盟。他们收集最新的检测和治疗资料,鼓励人们勇敢面对HIV,提醒人们珍惜生命。他们让我看见经过生死洗礼后,人性中伟大和崇高的一面。

他们没有因为侥幸躲过 HIV 病魔的袭击而再有高危行为,他们也没有因为自己没有事了,就不再关心和帮助其他被 HIV 病魔折磨的人们。当我收到来自北京的朋友给我的蜂胶的时候,当我在例行的检测后几天里,陆续接到朋友们询问病情的电话的时候,我只想说,朋友,你们是我真心的朋友,我祝福你们。

还有一种朋友就是和我一样的病友。不管是什么途径感染的,毕竟是一样面对共同的邪恶的病魔,我们之间的交流不是常人可以体会的。不要说在现实的生活中了,即使同样是病人,他们中有人也会因为我的感染途径而鄙视我。我只能说的是,起码,我们都是病人。

我见过开奔驰汽车来看病的病人,我见过比我还要艰苦的病人,我见过相互扶持的白发夫妇,我见过挽着儿子胳膊的妈妈,我见过年轻亲密的情侣,我见过刚刚懂事的孩子。消极的、积极的、平静的、无所谓,活了很多年的,正在潜伏期的,已经发病的,发过病又重新活过来的,香港的、台湾的、沿海发达城市的、内陆省份的。实实在在的一群人,和健康的人们一样生活着。

如果从感染疾病的原因区分,我们就是两种人:无辜的和自己惹的。

如果从治疗的条件来划分,也是两种人:有钱的,可以用鸡尾酒疗法的,可能活很久和没有钱的,用不起鸡尾酒疗法的,不能活很久的。



如果从心理处境来分,就是一种人:同样不能公开,在孤独和绝望中,求生的还活着的病人!

特别是那些无辜的病人,他们都曾经小心地试探过慢慢将自己的处境告诉别人,和周围的人一起正常地学习、工作、生活,结果呢?他们彻底放弃了!放弃了一个无辜的病人正常的待遇,悄悄承受起命运的不公平,默默承受除了疾病以外不应该发生的心灵上的痛苦。可想而知,像我这样感染的人,又如何敢公开面对自己的家人、朋友和社会呢?!

这就是我们这一群人今天的处境。

我在这里是向什么宣战?

是疾病,是命运,因为求生无罪!也是向因无知而衍生的恐惧宣战。

我在这里呐喊什么?希望大家别和我一样!

作为你们的同类,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和我一样有多苦,我们人类还没有办法终结 HIV 这个魔鬼。如果你们身边有人和我一样生了这样的病,不求你们的同情和帮助,只想你们对他们好一点,宽容一点,说一句宽慰的话,给一个善意的微笑,让他们有信心只面对疾病,不再承受疾病以外的苦痛,起码我们都是在一个地球上的同类,我们是同胞!而我和我的朋友们不过是病人,就要死的病人!

我不知道其他病人的感受,但同情对于我来说现在是不需要的了,太迟了。在我刚刚感染、被告知是一个 HIV 携带者的时候,被绝望和孤独扼住不能呼吸的时候,我需要同情,需要有朋友听我悔恨地哭,需要有人和我一起诅咒这该死的病魔。在那 3 个月,我真的需要同情,同情我的不幸遭遇。但现在我不需要了,因为同情不能抹去我的悔恨,只有理解才能给我更多的信心和勇气。



我想告诉人们：我需要的是活着，一天就要有一天的价值，对自己，对和我一样的人，对社会。既然我已经不能像我原先设想的那样，如一个健康的人为社会创造些什么，那么就让我的文字能让更多的人避免这场灾难吧。

我必须告诉大家：艾滋病容易预防，没法治愈。

我必须告诉大家：善待这个弱势、悲惨的群体，就是善待健康的人们自己！

我必须告诉大家：我和我的朋友没有再去转嫁自己的痛苦和绝望，我们正在靠自己的努力，艰难而勇敢地求生。我们是病人，但我们不懦弱！

我会在这里慢慢讲述我和我的朋友的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很痛、很苦，只是希望有人不再有相同的痛和相同的苦。

如果早先就有一个黎家明在这里，现在也许就没有今天的黎家明了。



一个远方的朋友

我有一个朋友从远方来看我。我们在网上认识已经大半年了。我们年纪差不多大。他原来也怀疑自己被感染,3个月后证实他是健康的。我们在一起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日子,也建立起牢固的友谊。我们一直在网上和电话里交流。他和女友确诊是阴性以后,他们没有忘记我,没有疏远我,相反给了我更多的关心和鼓励。他们一直关注着我的病情,每一次打电话,都是他们打过来的,他们两个也是刚刚工作不久,也不是很有钱,但他们从来不在乎长途电话费。几乎每一次电话,他们都会问我缺不缺钱用,如果缺钱,一定不要客气。

我们终于见面了。

他比我想象的要高大、成熟。远远看见我,就向我跑过来,没有语言,只是一个眼神,我们就知道一定是对方,就在大街上他一把抱住我,我挣脱出来……他仔细地询问我最近的身体状况,不断打量我。我们走在大街上,他一会儿就问我一次,你累不累。我说,不累。慢慢我们不再谈这该死的疾病,努力谈点轻松的话题。

我笑着说,我没有想到你这么高大,因为我几乎要抬起头和你说话。我们在过去半年的交往中几乎没有谈论过各自的相貌。

他说,你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成熟果敢,蛮柔和的。在电



话里,我觉得你特别有条理,想得开,面对问题很理智。我不想告诉他,那时我是装出来的,想给他们和自己更多的鼓励和勇气。

我问他,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很软弱?

他说,不是,可能是还有点孩子气吧。不过,你比我想象得要年轻,要帅。

我问他:“你和女友最近身体还好吗?”

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检测都是阴性,可是还有很多症状,比如在颌下还有很大的淋巴结肿大。”

我说:“相信科学,检测没有事,就要相信,别老在这种阴影里。对女朋友要好一点,再也别干那样的傻事了。她对你那么好,一定要好好珍惜她。有了这一段经历,你们之间可以经得起任何考验。”

我记得那时,他最大的痛苦不是自己是否会得病,而是害怕传染给他的女友。他的女友知道他的情况后,一直没有离开他。当时,我是那么的羡慕他。我相信经过这样生死考验的爱情,一定可以长长久久。

他说:“有时候,摸到那些至今没有消退的肿大的淋巴结,心里乱极了。”

我说:“我下次去看医生的时候,顺便帮你们问问原因。我的淋巴结也肿大得很厉害。我帮你摸摸看,好吗?”

我摸了摸他的颌下,然后,我就大笑起来。

我告诉他,你那不是淋巴结肿大,根本就是肌肉。你不要摸摸我的?不过回去记得要洗手。

他摸了摸我的颌下,不说话了,叹了一口气。我看见他眼中的泪光,他狠狠地将手中的矿泉水的瓶子砸在路上。

他告诉我,他的一个大学同学车祸死了,他告诉他的朋



友们,其实,我们的生命根本就不是我们的。

我说:“不对!你们现在至少可以不必考虑死亡,可以设想未来,可以把握现在的生活方向。”

这时他的女友打电话来了,接着他就让我和她说话。

我说:“你好!”

她说:“我真的也好想来啊!”

我说:“干什么这么想来?”

她说:“我也想见见你呀。还好吗?”我告诉她我一切都好,不要担心……

他无语,我们默默地走了很久。

他说:“你走路要把胸挺起来。”

我告诉他,最近腰和脖子特别酸疼,没有办法的。

要分手的时候,他看着我说:“千万不要放弃,别放弃任何机会。在这里工作不适应,就来我那里,我会给你安排好的,你放心。”

我说:“知道了,我不会放弃的。”

他说:“我一直都在看你写的文字,你要挺住,一定写下去呀。”

我说:“我会的。”

我还能做些什么呢?为我,为病友,为这年轻生命。

他要叫车送我回去,我拒绝了。我说还是坐公车吧,我住得很远。他就一直陪着我等公车,细密的小雨在我们之间飘荡,我们谁也没有说再见。

再见了,好兄弟!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你们,永远健康快乐!不管怎么样,我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获得了这样真挚的友谊,我是快乐的。

你们是我真心的好朋友,我会永远记得你们的。



曹 教 授

今年 60 岁的曹韵贞教授是世界级的艾滋病专家。当艾滋病研究在全球还是一个处女地时，她就在美国两次参与了艾滋病病毒研究实验室和研究中心的筹建。1986 年，她在纽约大学医学中心艾滋病病毒实验室工作时，关于 HIV 阳性感染者尿中存在特异性抗体的发现，曾轰动世界。4 年后，她转到艾伦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担任何大一教授的主要助手和合作者，为期 8 年。何大一教授是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几种药物混合使用）的研制者，国际公认的艾滋病研究先驱与权威。由于曹韵贞教授参加了何大一教授全部的研究课题，所以她对世界艾滋病的研究进展了如指掌。

这是曹教授发给我的一封信，并希望通过我转告那些怀疑和恐慌自己感染艾滋病的网友和那些担心她不再回国的人们。

亲爱的网上朋友们：

我由于工作和学习较忙，实在说从来没有“上网”看过有关您们的意见和讨论，半年前开始收到一些怀疑感染艾滋病的朋友咨询的电子邮件，看到问者均属于“急盼回音”的“疑虑患病者”，将心比心，我进行了差不多两三个月的有信必答。但是，由于日常的工作从早上 6:00 开始常至午夜



才可告一段落，所以大约在这两三个月中我几乎天天要凌晨才能睡几个小时。因此，在首都医院给网友们做过一次讲座之后，我尽管仍然不断地收到来信，也感到于心不忍，但是，我封笔了。今天借这个机会在这里向所有来信询问的网友们说一声“对不起”，因为实在是力所不能及。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医学科学工作者，能受到网友们如此的信任和关心是我的荣誉和安慰。大家对我的行踪十分关心，也为此而有许多传言。今天也趁这个机会向大家澄清一下。

我1963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进行了近20年的肝炎与肝癌关系的研究，为此于1981年应美国 Faxchare Cancer Center Dr. Brumberg（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之邀，前去他的实验室工作了两年半。1983年回国后，1986年再度被纽约大学邀请前去进行艾滋病的研究。1990年应何大一博士之邀前去他新建的研究中心“艾伦戴蒙德 AIDS 研究中心”参与 HIV/AIDS 的研究工作。我的丈夫和儿女们均于1986~1988年间先后赴美在那里读书和工作。

直到离国7年后，1993年应中国工程院院长曾毅院士之邀，我陪同何大一博士第一次回北京与国内学者开始交流有关 HIV/AIDS 的防治工作，之后，即一发不可收拾地每年回来。至1997年，因国务委员彭佩云女士和前卫生部长陈敏章先生表示欢迎我回来参与 HIV/AIDS 的防治工作，1998年7月15日我来到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临床病毒室，开展了临床防治 HIV/AIDS 的工作。4年来在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心下，在葛兰素、默沙东和施贵宝等制药公司的大力帮助下，我们的抗 HIV/AIDS 临床治疗工作有所起色，同时，政府对开展



HIV/AIDS防治工作的投入亦是日益增加。默沙东制药公司已宣布把药价降到原来的1/3,相关的措施将会一一出台,疫苗的研究亦在加快步伐,防治HIV/AIDS的前景是乐观的。

但是我还是要向广大网友高声疾呼:一切是以预防为主,HIV感染是一种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只要洁身自好,HIV不会进入您的身体,务请保重。

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美籍人士,但我的心一直是留在中国的。自1998年回国参与HIV/AIDS的防治工作以来,我从来没有动摇过我的决心和信念,我全家人在美国,我感谢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过去四年我以北京为中心,在全国各地巡回办培训班,设立了多个治疗点,并认识了全国各地许多年轻的医务工作人员和众多HIV感染者及他们的家属。但是,这些工作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我对推动中国HIV/AIDS防治工作的立场和信念是不会改变的。12月下旬我要回美国一次,一是与家人团聚,我的小外孙快2岁了,可是我与他在一起的时间大概只有1个月,其次是要参加一些会议,与药厂进行一些谈判,我自己也还需要充实一些知识,因此,我会在美国逗留2~3个月的时间,并不是外面传的和网上写的“回去了”。

我说过,我的工作重点是中国。孔子曰:“仁者爱人。”解除人类痛苦,赋予生命美丽这是我毕生的追求,忆往昔艰辛,今朝更须努力,工作任重而道远,我将尽我毕生的精力,努力继续这至今我无悔的选择。

曹韵贞



最近，我得知她老人家发现患了皮肤癌，还没有完成治疗她就回国了，又回到了北京的门诊，回到需要她的病人当中了。

曹韵贞在美国生活得很好，丈夫与孩子都在美国，他们夫妇俩年收入 15 万美金，住在美国著名的住宅区——新泽西州。她工作在纽约一流的艾滋病研究中心，有丰厚的年薪，儿孙绕膝，无论从事业还是从家庭上，似乎都没有理由辞去工作，辞别亲人，只身来到北京，从事防治艾滋病的开拓性事业。但是，她抛弃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一切身外之物，毅然做出了决定。1997 年 5 月 17 日，她受到了当时任国务委员的彭佩云的接见，表达了回国的愿望，并得到了国务院和卫生部领导的支持。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经向有关部门申请和获得批准后，正式聘请曹韵贞教授为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临床病毒学研究室主任、国家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专家委员会特邀委员，之后又加聘为中心副主任。

她原本可以在美国过着很舒服的日子——事业发达，家人团聚，生活安定。可是她放弃了这一切，毅然回到了中国。许多人不理解，包括她的家人，其实原因很简单，她想为国家做点事，为中国的艾滋病患者做点事，她要达到人生的又一个高峰。

1998 年 7 月 17 日，曹韵贞回来了。不仅回来了，她还从国外，陆陆续续争取了 600 万人民币作为活动经费，争取到美国各制药公司赠送的价值 660 万人民币的抗艾滋病药物。她说，要做好就得靠我自己，我要能自己找钱，不能给国家添麻烦。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能够向她提供的条件是很微薄的：年薪不足她在美国的 1/10，科研经费除了 5 万元的启



动经费外,几乎全要自筹。不到半年,她就从国外多家公司争得了价值 11 万美金的仪器设备和 5 万元的科研经费,建立起 3 间实验室。与此同时,一支包括硕士、博士、博士后、副教授的科研队伍也建立起来了,病毒学、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等方面的研究工作逐一展开……两个月后,她就在北京一家传染病院建立了艾滋病门诊,并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举办了 6 次学术讨论。3 个月后,就举办了一次全国性的 HIV/AIDS(艾滋病)药物治疗学习班。她不辞辛苦走访了云南、深圳、两广等艾滋病感染高发区,多次促成了何大一教授与我国预防医学专家的互访。

曹韵贞教授一般每天工作 16 个小时左右。传达室的老大爷都知道,曹教授总是来得早、走得晚。管理汽车进出的师傅把她的车洗刷得乌黑锃亮(曹教授回国后一直是自己开车),说这样她可以多点时间休息了。艾滋病治疗小组的年轻人调侃地说,跟曹教授干简直就是透支生命。她会在半夜 12 点打来电话布置任务,会马不停蹄地连轴转而不知疲倦。1999 年 11 月在广西召开的首届 HIV/AIDS 临床治疗护理学习班上,100 名代表在她的积极倡导下一致达成协议;于 2000 年 1 月底前完成《艾滋病治疗护理培训手册》和中医药治疗 HIV/AIDS 疗效观察规范化建议;2000 年 3 月前完成全国 AIDS 临床病例汇总论文;6 月前完成中国人 HIV 感染自然史调查;10 月底完成《临床艾滋病学》编写等 9 项工作……

在她到北京工作不久,她爱人突发心脏病需住院手术。消息传来时,正是与药厂谈判的关键时刻,她硬下心来请美国的同事和女儿前往照料,使何大一教授也为之动容,亲自送她丈夫去医院。坚持完成了谈判才飞回美国的曹教



授，挂念着北京的工作，索性把正在康复的丈夫带回了北京。结果，与其说是她在照顾丈夫，不如说是丈夫在照顾她。上海是她出生和读书的地方，80多岁的母亲也住在那里。她几次去上海开会，都是来去匆匆，只有晚上在母亲身边。听说她常常用方便面充饥，年迈的母亲反而来北京照顾她的食宿。

曹教授说：“对于我来说，我不仅要求自己是个医学家，还要求自己是个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病人的寄托在医生，病人要向医生倾诉，尤其我的病人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穷人和犯罪的人，临床医生就有着不可推卸的关怀的义务，许多病人都非常信任我，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安慰，信任是无价的。有一个患者，在国家机关工作，因为顾及自己的身份，他非常怕别人知道他的情况，因此怀疑一切，仇视一切，曾多次自杀。到我这儿来以后，我与他多次交流，并为他寻求合适的药物治疗，大约换了三个公司的药，效果都不理想。我托美国的朋友买了一种没有在中国上市的药，终于，病毒减少到基本上已测不出来，这大大增强了他生活的信心。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朋友，他总会隔三差五地打个电话来问问好，遇到家庭问题也与我商量。能成为病人的朋友我非常幸福，这无疑对治疗也是极有帮助的。”

对于河南省艾滋村，曹韵贞教授感到有些无奈。她1999年开始对河南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的医生进行培训，还5次去河南讲课，组织临床培训，帮助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诊治了200余例艾滋病人，在药厂的资助下已免费给20余例患者以抗病毒治疗，给与多数伴发机会感染者相应的抗感染中西药治疗。

她说：“我们应该为当地艾滋病患者做一些实实在在的



事,而不要为了抢新闻、保乌纱帽或者出点风头等不同的目的,对这事不是大肆张扬就是避而不谈。现在老百姓被动得很,农产品卖不出去,外界如躲瘟疫,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倒霉的最终还是老百姓。我认为,政府官员、医学、科学工作者、新闻工作者都应该与国家同心同德,脚踏实地地采取对当地老百姓有利的方面去做工作。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任重道远,多争取一些时间,就能多挽救一些生命。中国已有60万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群,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感染群体无疑将会快速攀升,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协同政府与国际有关机构合作,加强与药厂的磋商,规划对已感染人群的治疗,做好宣传教育,加紧有效中医药物的研究。”

正是有这样的紧迫感,曹韵贞相继在广西、云南、新疆、四川、甘肃、山西、福建、上海和广东等省、市、自治区举行了20余次培训班;两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培养了一支年轻的临床医护队伍,又促成了前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王克安、国家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专家委员会主任陈春明教授应美国全球艾滋病防治基金会主席阿曼和著名艾滋病研究者何大一教授的邀请访美。

曹韵贞说:“目前中草药治疗艾滋病被炒作的多,这里存在两个误区:第一,中药也是有毒性作用的;第二不是所有中药都能提高免疫能力,有的中药还降低免疫功能。我呼吁,应该科学化对待中草药防治艾滋病的研究作用,真正走上一条中西医结合治疗艾滋病的道路。”

目前,曹韵贞教授正在努力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一、填补国内对艾滋病治疗的空白。她强调不仅要把有效的抗艾滋病联合疗法在中国普及,还要积极寻求中草药,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中西医结合的抗艾滋病治疗方法。二、



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的发生。对早期发现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及时给予治疗,保护婴儿不受感染。三、将尿液检测 HIV 抗体引进中国。尿液检测 HIV/AIDS 工作的开展将便于 HIV 的检测。四、建立一个规范化的与国际接轨的临床病毒实验室。五、建立一个全国 HIV/AIDS 临床治疗协作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临床治疗艾滋病的网络系统。

她与葛兰素威康和默沙东公司合作,第一个开始了规范化抗 HIV-1 治疗,并取得了满意的结果,许多国际知名药业公司都主动提出与中国合作。她利用我国自己的治疗结果,运用了培训班、进修及带教等各种培训方式,使各地均有了一批经过培训的人员。现全国范围内包括规范化抗艾滋病在内的综合防治工作已全面开展起来,通过学习班的学习及进修,多个省的多家医院已经开始收治病人,一切按照国际标准执行,使艾滋病的治疗与国际接轨。现在她的对外合作已从小规模的寻求资助引申到争取大规模的药物降价合作,希望使更多的艾滋病患者受益。这无疑对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事业具有深远的影响。

最后录一段新闻,向敬爱的曹教授表示祝贺!

曹韵贞研究员荣获国家友谊奖

国家外国专家局授予“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特聘副主任、临床病毒室主任、美籍专家曹韵贞研究员 2001 年度国家级“友谊奖”。

“友谊奖”是我国政府为感谢和表彰在中国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人才培养等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由国务院授权国家外国专家局设立的奖项。目前,全国在华外籍专家共计 45 万人,今年获奖的 50 位外国专家来自美



国、日本、德国、英国、加拿大、俄罗斯等 17 个国家，他们是由我国农业、能源、机械、电子、卫生等行业聘请来华的。

今年“友谊奖”发奖仪式十分隆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王忠禹、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贵鲜以及张劲夫向获奖的外国专家颁发了“友谊奖”奖牌。朱镕基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获奖的外国专家表示热烈祝贺，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和为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